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三  
五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刺史王襄因奏言

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向曰王襄為益州刺史奏褒有逸才宜帝乃徵之既至帝令作此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良曰荷負也旃氊也被服也純絲綿帛也

言夷狄負氈服毛者難與論縹帛之麗密也應劭曰不知純絲之密也縹以為純絲

羹藜含糗去者

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翰曰藜野菜舍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

與說太牢之滋味也服虔曰哈音舍類乾食也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

於蓬茨之下

鏡曰蓬茨草所以覆屋者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

於窮巷之間列子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

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

其善本無

愚心而抒情素

濟曰王襄奏褒有逸才帝徵之故謙云不充厚望明旨謂宣帝

申也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塞充抒

謀示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情素則為此頌之記也上為謙辭此立文首也向曰恭敬惟思也言敬思春秋也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

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三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

正位必恭恭敬也善茫同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

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

廣矣趨進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來濟曰亦如賢人於舍退普廣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來國則不費人力而成功多也就成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亦如國之用愚人如淳曰矻矻徒作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撲善本作清水淬會其鋒越砥斂其鏑良曰巧冶善鑄劍人也干將劍名模劍未理者淬謂燒刃令熱漬於水中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鏑亦刃也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歐冶即巧冶也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願此二人為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鑒也焠子妹切鑒工練切說文云鑄劍升也背灼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筆泥畫塗銑曰剗斬也犀獸名革皮也筆帚也泥灑地也塗泥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帚掃泥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也善曰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

曰剗截也漢書音義曰如淳曰若以筆掃於泥灑之處也筆音遂善曰塗路也如此則使離婁

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

相得也翰曰離婁古之明目人也督正也公輸古之巧工人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

且如上之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

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

者得賢之效也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

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庸人之御駕馬

萬餘里上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

亦傷吻敝策善本作而不進於行胃喘膚汗人極馬倦向

御駕也駑劣馬也吻口敝勞策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行胃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及至駕齧膝驂乘去且銑曰驂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王良執靶霸齧膝乘且皆良馬名也駕則且至故以為名



韓哀附輿

銑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輶轡也輿車也張晏曰王良郵無邨也邨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

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輶音霸謂轡也縱騁馳驚忽如景靡良曰靡

上良馬良御縱騁奔馳忽如日景之疾沒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疾如行歷一小塊之聞追奔電逐遺風

韓曰遺風風之疾者也善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

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

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韓曰絺綌葛也鬱燠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悽愴寒之甚也夫服葛衣之

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

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

內善本有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

英俊也向曰易謂海內易理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

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仁惠之策故賢臣歸之擇人求士必樹霸王之迹也索擇伯霸也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

善本作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善曰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

虛

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

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還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



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舍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翰休同由此觀之

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銑曰逸樂也言

必樂得其賢人也為人臣亦助君勤求賢良是以忠昔賢

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本苦誠則

上不然其信璞曰揆度惻至也善曰郭進仕不得施效

斥逐又非其愆良曰賢臣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得施

其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穽子飯

牛離此患也濟曰伊尹未遇湯為桀庖厨之人勤勞於調

鼓動其刀百里奚為晉傭而賣之秦以五段皮贖之穆公

用以為相鬻賣也穽穽未逢桓公而於齊門飲牛此四賢

皆羅此不遇之患也善注同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

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翰曰關去卑

辱與六於滌薛而外本朝離疏釋脚而膏享梁向曰奧幽

菜食也躋庶人之履也享食也膏肉也梁精米也言賢人

既遇聖主榮以職位惠以祿食故去平生卑辱幽汙之事

以外用於朝離去蔬食釋棄躋履而食滋味以衣朝朝也

張晏曰奧幽也滌狎也辱汙也如淳曰奧音郁應劭曰離

此蔬食釋此木屑瓊案屨以繩為履也善曰國語樂伯

請公族大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

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

資說悅士銑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執

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土以為勸其將

諸侯光其祖考傳業子孫此則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

來也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善本無

虎嘯而善本有風冽龍興而致雲善本有氣翰曰君聖

然後可見賢臣君暗則



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也列清也  
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  
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虎若陰  
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  
**蟋蟀** 善本作 **秋吟蟀** 浮游 **出以陰** 向曰蟋蟀蟀皆蟲  
出言如賢人待明君而仕知明時而見也 善曰易通卦  
驗曰立秋蜻蛚鳴菜菔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也謂之蜻  
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畧也又蟲魚疏曰 **易曰飛龍在天**  
渠畧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利見大人** 銑曰初九潛龍勿用令飛在天則時以通泰故  
也 善曰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  
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良曰皇美也多士謂衆賢也言  
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 **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  
日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 **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 濟曰文武文 **獲稷契臯陶伊尹**

**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列  
布謂分布職位也尚書曰  
厥后惟明明又曰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雖伯牙操號 善本  
則以穆穆在乃位 **鐘逢** 蓬字 善本作 **門子寧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良曰聚其  
神理臣君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疑德義諧和則雖伯牙  
操琴逢門子寧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  
君臣之意也伯牙善鼓琴者逢門子善射者號鐘琴名烏  
號弓名也晉灼曰蓬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  
之不常故曰遞鐘賢以為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  
笛賦曰號鐘高調號鐘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  
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為號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  
音也 善曰孫卿子曰弄蠡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  
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  
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龍髯技墮  
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  
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 **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良曰俟  
待也 **上下俱欲歡** 善本作 **然**



交欣翰曰上下謂君臣也言君臣相欲也千載一會論說無疑向曰君臣之

右論說其非不信也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言君臣道合如鴻鵠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縱於大川得其性也翼飛疾兒沛大水兒善曰春秋保乾圖曰神

明之應疾於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倍風吹鴻毛濟曰胡

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良曰化滿四

而遠方蠻夷歸我君德以是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貢獻土物而萬善必至也

不殫傾耳而聽已聰翰曰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徧窺望而視已明恩從

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向曰天子

風和氣翱游於四方則太平之理求充於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塞充也善曰為君之道莫太平而

優遊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遊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日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遊三年

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銑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

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善曰莊子曰休徵

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萬年濟曰雍容閑和兒言

衣拱手天下自治祿福萬年也永長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何必偃仰屈申善本

信若彭祖嘽嘽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翰曰

化理天下入歸大道壽考無疆永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絕於俗離於人世哉言不足尚

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

人得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詩曰濟濟多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向曰濟濟盛兒多士衆賢

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此言可以安也

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子雲

明靈惟宜戎有先零

伶

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靈惟我宜帝

也能廣大其機奄有諸羌而猖狂背叛侵於西疆也戎大也先零羌名也善曰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

號漢書宣紀曰元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詩是

震音真協韻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為後將軍將軍故曰後將軍惟辭也六師六軍也震懼也

言羌人懼之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虺虎漢書曰昭帝時懼充國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

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充臨其或喻善本以威德濟曰臨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

域宜喻天子威德以示之欲令其降也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罕乃上疏曰因田致

穀威德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翰曰有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奏宜帝請擊罕罕帝使

與充國共討於充國喻之使降賢謂充國曰喻其使降不勝擊之故云弗克克勝也矜功自說有能也應劭曰論語

讎伐德矜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向曰辛武賢請震其兵罕羌名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

南善曰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從之

鮮陽銑曰擊罕罕於鮮陽之水應劭曰營平守節屢奏封

章良曰守節謂守忠勇也屢奏封章謂頻進表言勝捷之

之便不從料敵制勝威謀靡元

音剛齊曰料計靡無充拒也言計其前敵制度勝

否其兵威深謀不可拒當也遂克西戎還師于京

翰曰克勝也

善曰制勝已見張景陽雜詩鬼方賓

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服罔有不庭向曰鬼方謂遠方也罔無也言無有不臣伏

於帝庭也善曰毛詩曰內饗于中國單及

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昔周之宜有

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魏曰宣謂周宣王也方謂周

小雅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大惟云王命召虎或辟四在

漢中興充國作武赴赴桓桓亦紹厥緒善本作後字良

遲及宣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赴赴桓桓武見也班固贊美

宣帝比德殷宗周宣之主故充國亦可以紹周宣之臣也

出師頌一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

伯女弟為和喜皇后安帝立騭

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

羌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

餞送騭西出漢陽征西校尉任尚

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

為大將軍既至大會

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云史

岑字子孝出師頌史籍無傳此頌

蓋後漢安帝舅鄧騭山征西羌之

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

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

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

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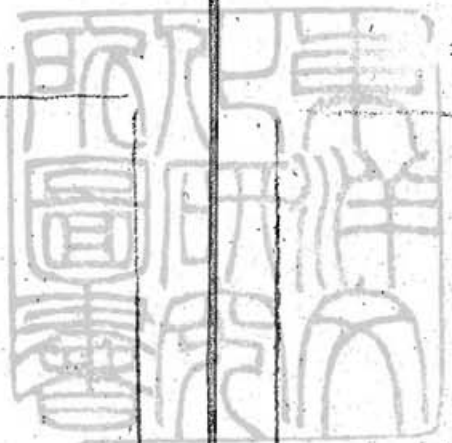
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

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

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北

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向曰茫茫廣大兆基開業人神攸贊善





作贊 銑曰兆 五曜宵 善本作 映素靈夜歎 濟曰五曜五

始也攸所也 漢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初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

於驪山夜行澤中遇一大蛇於路拔劍斬之後人至蛇所

者見有一老嫗哭之人問其故嫗曰吾子自帝子也故曰素靈

為赤帝子所殺也白帝則秦也赤帝則高祖也故曰素靈

夜歎歎 皇運來授萬寶增煥 善曰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

則哭也 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漢書曰高祖夜經澤

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

夜哭入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 歷紀十二天命

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五臣無此二句 中易 莽篡位故曰天命

中易 善曰自高祖至平帝凡十二帝為王 西零不順東夷

遘逆 濟曰西零西羌也遘作也 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向曰

善曰西零即先零也 鄧騭也投謂天子授與之也雄戟兵器

也 善曰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 相相上將寔天所

啟 銑曰桓桓武克寔寔啟開也言實天所開其忠勇也

善曰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十偃日以

是始賞天 允文允武明詩悅禮 良曰允信也 善曰毛詩

啓之矣 氏傳趙衰曰郊穀 憲章百揆為世作楷 向曰揆度楷則也

悅禮樂而敦詩書 憲章百揆為世作楷 善曰禮記曰仲尼

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 昔在盟 孟字 津惟師尚

父 向曰武王伐紂次盟津太公為師盟津河也尚父太公

父也 善曰尚書曰武王伐殷師度孟津毛詩曰維師尚

父時帷鷹揚 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翰曰素旄旗類太公執

諒彼武王 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武王伐紂乃命大公把

天下以定 善曰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大公把 蒼生更

始朔風變楚 善本作律 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

楚南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化於南楚也

言王風廣也 善曰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

生朔風之詩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

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

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薄伐獫

狁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薄伐獫



狁至于太原

向日狁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逐之於邊而巳太原地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

出之而已

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域善本作城字

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斂褰澤霏遐荒功銘鼎鉉音玄協韻

公薄伐詩人尚以為艱難而况平鄧騭至遠邊鼓旗不捨宜帝澤於遠荒而功銘於鼎鉉鼎扛也乃著述人通言之

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譏其先祖之德美我出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

我師于彼西疆向日我出謂鄧騭出也我師謂天子之軍也西疆西戎也善曰毛詩曰我出我車

于彼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翰曰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餞送鄧騭

也伯長也鄧騭安帝舅也詩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

恩於舅氏深也善注同介珪既削列壤酬勲向日介珪諸侯所執長尺二寸削削也言將封

隆為諸侯也列壤謂分土也勲功也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啓土上郡

銑曰啓開也上郡謂騭所封也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也傳子傳孫顯顯令問翰曰令

有積善則天下相問者皆稱其善故曰令問也善曰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

向日臧榮緒晉書云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貌甚醜悴而志氣

放曠以宇宙為狹性好酒常攜酒以自隨使人荷插從之云死便埋之故著此

頌頌酒德之美也仕為建威參軍善同向注

有大人先生

向日假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

局牖八荒為庭衢

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日也萬歲之期為少時也局牖門也

八荒八方也

行無轍跡居無室廬

翰曰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跡人不知其所居室故云

無也

善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幕天席地縱



意所如良曰如止則操卮執觚姑動則挈榼提壺濟曰操

也卮觚榼壺皆酒器也善唯酒是務焉知其餘翰曰專

不知其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向曰介大也搢紳服飾也

氏傳曰伯州犁謂鄭皇頤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

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難搢紳先生之略術臣頤曰

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聞吾風聲議其所以銑曰吾則

也言公子處士風聞我好酒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良曰

之聲議論我所以得失也禮法是非鋒起濟曰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

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陳說

起若若贅旒先生於是方捧觥善本承糟善本銜盃善本

漱醪善本曰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

髯蹠舉蹠枕麴藉糟銑曰奮動髯蹠也蹠蹠展足倚蹠

而坐旋復枕麴鋪糟而卧也善曰漢書曰朱博還琅邪

齊部舒緩博禽髯拙儿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又曰尉佗

難結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向曰陶陶和樂兒善兀然而醉

悅善本作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善本泰

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善本作欲之感情善曰莊子

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

漢之載善本有萍善本曰廣雅曰擾擾亂也焉如猶何如也

二豪侍側焉如螺果贏力之與螟名蛉音靈善曰二豪

而化類螺贏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贏祝曰類

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軾曰螟蛉桑

蟲也螺贏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

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

學仲尼之化疾也  
向同善注

###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  
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  
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  
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  
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  
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穎  
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傳寬車騎將軍信

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  
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  
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  
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

頌曰

善本有  
此序

茫茫宇宙上塲錦楚下黠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

靈改卜

翰曰茫茫廣遠也塲塲垢黠濁也並言天下昏亂垢  
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服皆謂

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  
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之君也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  
靜為本今上塲下黠言亂常也塲不清澄之貌也國語觀  
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黠賈逵曰黠媒也波振塵飛以  
喻亂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赫矣高祖肇  
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赫矣高祖肇



載天祿

向日赫盛肇於載運也

沈跡

中鄉飛名帝錄高祖

中陽里人故云

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

尚書璇璣鈴孔子

慶雲應輝皇階授木

銑曰慶雲瑞雲也

也古者黃帝化八百歲

運極而授與不德言高祖將授天命亦然而也善曰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

天子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凡演圖曰

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倉帝龍興

泗濱虎嘯豐谷

濟曰龍興言如龍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謂高祖嘗為泗水亭長也豐邑高祖所居邑也善曰尚

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水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

彤雲晝聚素靈夜哭

良曰彤丹紫色高祖在芒碭山常有

紫雲為蓋隨之素靈謂夜有老嫗哭所殺白蛇與前文並同善曰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

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

金精仍類

朱光以渥

向曰金精秦也朱光漢也渥流也善曰漢書

時祠白帝至獻公時灤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自萬

邦宅心駿人

善本作效足祖寬仁之德常居於心故君賢

如駿馬足以效其用也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

民用康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騮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

堂堂蕭公王跡是因

向曰此蕭何也堂堂盛兒言高祖因

善曰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

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綢繆教后無競惟人

銑曰綢繆教后無競惟人曰

綢繆親密兒散聖后君也聖君則高祖也惟舜也言其無

惟人四方外濟六師內撫三秦何守關中聚糧以給關外

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高祖封秦三將為王王秦中故謂

之三秦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



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拔奇

夷難邁德振民良曰何拔韓信為將遂平天下行其德惠

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

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

易曰君子以體國垂制上穆下親約法三章使君臣上下

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

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衡文然重威則

上穆刑約名蓋群右是謂宗臣祖論何功第一故曰名蓋

則下親也何為羣臣之尊故曰宗臣宗尊也善曰班固漢書贊

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曰

宗臣國也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術故曰此謂曹參也

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濟曰爰

嘿靜也言於事好沈靜而為聖也善曰莊子長驅河朔

日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電擊壤東良曰朔北也電擊言如雷電之威以擊秦將章

驅大舉電擊雷震協策淮陰亞跡蕭公謂韓信也參與信

合謀策擊魏王豹大破之亞次也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下也

善曰漢書曰謁者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文

成作師通幽洞冥邑名及號謚也餘皆類此良自言以三

寸舌為帝者師幽冥謂受兵法於黃石也善曰漢書張

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下邳圯上有老父

出一編書曰讀求言配命因心則靈策因心而出則如神

靈無不必中也善曰毛詩曰求言配窮神觀化望景揣

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良曰言其觀察事變見其形影已

亦不能隱謀萬物亦莫能逃形也善曰周易曰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為趙畫鬼谷

子曰測武關是關鴻門是寧祖欲以二萬人擊曉下秦軍



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秦將好利可令持重寶啗之秦  
軍果欲連和高祖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也士卒  
恐不從不如因擊之遂大破秦軍入至咸陽此謂武關是  
關關開也項羽在鴻門欲背約擊高祖良與羽叔父項伯  
善伯乃來見良言羽意良因引伯見高祖遂令伯具言於  
羽高祖不敢背項王羽意乃解良之力也寧安也善曰  
翰隨難滎陽即謀下邑向曰酈食其勸封六國良隨後難  
高祖曰吾欲關已東誰可共功也良謀曰縣布韓信彭  
越可以破楚必矣滎陽下邑並是地名善同向注銷  
印基忌廢推齊勸立銑曰項羽數侵奪漢軍於滎陽漢軍  
祖從其計令鑄印良乃發八難教高祖令廢遂用良計急  
令銷印基教也韓信破齊使使請於高祖欲假封齊王高  
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說高祖請立信為王便運籌固陵  
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善同銑注  
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濟曰固陵地名高祖追項  
不至良說高祖高祖用其策諸侯皆至遂東襲項羽破之  
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從風

羽死烏江而董翳揚喜馬童呂勝揚武等五人各得其一  
體高祖乃封五人為列侯是謂五侯允集允信集至也

善注同霸楚寔喪皇漢凱入良曰霸楚謂高祖也寔實也喪

而還其國言漢勝而入其國也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

黃老辭世却粒輪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弭止戢藏

鳳之止羽翼不見也良特託跡黃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  
穀也善曰史記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

辟穀導曲區逆遇宏達好謀能深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

引輕身曲區逆遇宏達好謀能深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

曰大雅宏達論語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與九地匪

沈銑曰平常好道術玄理也濟曰重玄大也匪非與深

析子曰九地之伐謀先兆擠濟響于音良曰言將伐敵其

下重天之巔與高祖亦如之也善曰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



響在於為音然兆為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鴟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也  
**奇謀六奮嘉聲四迴**向曰平自定天下凡六出奇計方也善曰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秘之此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為高祖畫策六陳平用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所符仲子規主以足離項于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憑也  
**懷**向曰規諫也善曰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蹶漢王漢王悟乃厚遇齊使音義  
**日蹶**謂手蹶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沐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間問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  
**格人乃謝楚翼寔摧**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  
**韓王審執胡**已摧折善曰尚書曰格人元龜周敢知吉  
**馬洞開**濟曰韓信反平謀令高祖偽游雲夢信必郊迎因執之高祖用其計禽信也高祖至平城為匈奴所圍用平計遂得解圍胡馬即  
**迎文以謀送**善本作高以哀匈奴也洞通也善同濟注

良曰呂太后崩諸呂為亂平誅之謀迎代王立是為文帝也高祖崩平馳至宮哭甚哀也善同良注

**淮陰靈武冠世**冠首也言其靈武為世之首**策出無方**

**思入神契**向曰謀策所出無極思與神合也入猶與也契合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

**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季咸碑曰明略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勇疾如雲起猛烈若

**噬齧也陵險必夷摧堅**善本作則脆難必以平也摧敗堅

**陳則如脆矣夷平也**善曰呂氏肇謀漢濱還定渭表良

**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肇始也漢濱謂項祖封高祖為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何

**日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中還定秦地渭水名在秦

**京索**各既拒引師北討

**陽破楚軍於京索之間京索二水名扼謂拒楚軍也北討**謂代魏也**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向曰信渡河擊魏虜魏王善同翰注



進擊趙選二千人將其赤幟登山望趙軍戒曰趙必空壁  
逐我疾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於是果如其言趙軍  
見其壁皆漢幟乃亂遂威亮火烈善本作勢踰風掃亮信  
因而滅之善同向注善曰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為變也故其疾如風  
踰過也言其威武信為猛烈破敵之勢過於風掃言易也  
善曰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合而為變也故其疾如風  
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拾代如遺偃齊猶草濟曰破  
國如拾遺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善曰漢書曰信進擊  
代禽夏說關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也漢  
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  
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論語曰草上二州肅清四邦咸舉良曰魏趙代皆冀州分  
之風必偃皆已平定故云肅清四邦則此四國咸乃眷北燕遂表東  
皆也言皆舉者謂盡勝也善同良注海翰曰眷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甲故兵  
然後可也遂表東海謂立為齊王也東海齊地也表猶  
立也善曰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  
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不

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目立為假王漢王克滅龍且  
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表東海已見九錫文

子愛取其旅向曰龍且項羽將也信既勝滅之於是盡取

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  
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伴不勝

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史壘囊水壘  
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劉

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推善本德辭通絕楚天下權在信

乃說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為  
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反漢為楚

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得事項主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  
漢漢授我上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已之功推

高祖之德辭蒯通所說絕彭越觀時韜跡匿光人具爾瞻  
楚王之望善同銑注

翼爾鷹揚濟曰韜藏匿隱也陳涉初起或人謂越中豪傑

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助之言其有英  
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揚言其勇志疾速如鳥翼之



飛若鷹之擊揚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發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威陵楚域質季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良曰楚域謂  
日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為梁王初為相國將  
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言如舊之有也善曰  
禮記孔惺為鼎銘烈烈黥布耽耽其眄音麵姓名則注不重言  
也或唯言其各則注重說餘類此烈烈猛也耽耽虎視鬼  
比於虎言猛也眄視也善曰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  
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名冠彊楚鋒猶駭電銖曰初布為項  
周易曰虎視眈眈之其鋒銳勇急如雷電之驚也彊楚謂項羽也善曰  
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善曰觀幾  
蟬蛻統悟主草面濟曰言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蟬蛻去  
事之悟覺也草改也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  
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  
小人革面善曰彼梟風翻為我扇良曰梟惡鳥也我謂漢也言始  
以從君子肇彼梟風翻為我扇

在項羽處沐泉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為漢助也扇助也天命

方輯王在東夏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為淮南王

至陽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善曰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

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元凶既夷寵

祿來假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罹咎

保大全祿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濟曰安於大位

德不可也言布謀及不善之道卒見其禍矣保安祿福孰

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張耳

之賢有聲梁魏良曰聲譽也謂高祖微時素聞其賢

母忌為客毛詩士也罔極自貽善本伊媿交不固也罔無

曰文王有聲



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媿也貽遺伊其也善曰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戚詒音怡  
**俯思舊恩仰察五緯**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善曰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脫跡違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  
**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洎至也言耳奔馳披冒叢榛之路來至秦中於泚水上是報辱也趙冀州分野故曰北冀善曰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立耳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  
**悴葉更耀**善本枯條以肄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泚音泚

濟曰謂耳敗走已如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遇之是謂更有耀光而復生也木斬而復生曰肄也善曰以木為喻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長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  
**越遷晉陽**良曰此諸韓王信也故韓襄王孽孫也宅居也郡為韓國以備北胡遂遷信使都晉陽也圖謀越於也善曰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  
**盧綰自微婉嬖我皇**向曰綰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貴綰出入帝卧內婉嬖相親見我皇高祖也善曰班固漢書孝哀紀曰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錄曰跨度踰過祚福爾汝遇其德蓋上心所惠故福汝輝榮之寵章善曰漢書曰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章印章也  
**人之貪禍寧為亂亡**濟曰言人志貪禍乃為亂亡之道曰高祖崩綰遂將兵衆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



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

王軍良曰初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

云祚由梅鋗翰曰此謂劉賈也肅肅嚴整良董正也

善曰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

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鋗與借攻析酈上以鋗有功武

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

之甲令音義曰鋗呼玄切酈持益切漢書劉賈將我圖四

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

方殷薦其勲向曰殷多薦進勲功也善曰漢書曰漢王

周殷反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

楚佐賈庸親祚善本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濱

銑曰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

福於功勞之臣分楚地而為荆國也濟曰厥其字居也

言往踐其荆國之居也啓開也淮水名在荆地濱水濱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

立賈為荆王王淮東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

毛詩曰鋪敦維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

且慈引身伏劍求言固之良曰此謂王陵也違親謂辭親

也哲智也伏劍自殺也求長也言陵去項羽歸漢羽乃取

陵母置軍中陵使使到則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

者泣謂使者曰為我語陵善事漢王無以我而二心我以

死送使者遂對使者伏劍而死也此則恐其子事主懷二

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翰曰淑美寔實

慈也善同五臣注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翰曰淑美寔實

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國之本也善曰毛詩義形於

色憤發善本作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向曰高祖既崩呂

封呂氏王陵曰昔高帝云非劉氏不王也呂后不除此則

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也言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

亡與亡也守其遺命不封呂氏可謂末命是期也絳侯質

木多略寡言

統曰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善曰韓書

順多略曾是忠勇惟帝攸歎平聲濟曰曾則攸所也高祖

略濟曰曾則攸所也高祖



氏者必引也 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狝奄有燕韓良

善同濟注 驚馳逸疾也雲馳景疾者言具用兵之機速也靈丘上蘭

地名也代燕韓皆國名狝謂陳狝也勃禽殺陳狝於靈丘

破燕王盧縮軍於上蘭轉擊韓王信攻得雲中定鴈門此

皆代地故曰平代也雲驚靈丘則禽狝是也景逸上蘭與

有燕同平代則與有韓不異也並述三事 寧亂以武斃呂

而分爲六 是作者之詞重也 善同良注 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

左傳樂桓子謂范宣子曰夫剋亂在權漢書曰勃已滅諸

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

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實惟太尉

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閭闔兮坐紫宮 實惟太尉

劉宗以安 漢書曰惟是也時勃爲太尉也劉宗漢也 善曰

挾功震主自古所難 震動曰挾懷也言其懷挾定社稷之功

書崩通說韓信曰勲曜上代身終下藩 齊曰勲功也言勃

功略震主者身危勲曜上代身終下藩 兗相國出於下藩

而薨也諸侯之國曰下藩即所封絳是也 善曰漢書上

曰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

舞陽道迎延帝幽藪 良曰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蕭何使

故曰延帝幽藪也澤無水曰藪也善曰宜力王室匪惟厥

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藪 宜力王室匪惟厥

武趨干鴻門披闥帝宇 翰曰趨猶執也干楮也言其非獨

與張良入羽營留飲范曄欲謀殺高祖噲聞之緊急執楯

突入羽營是謂趨干鴻門也高祖病惡見人卧禁中詔門

者無令華臣入莫敢入者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見高祖

是謂披闥帝宇也披則排也闥謂門也 善曰尚書帝曰

余欲宣力禮記子曰趨 聳顏謂項掩淚寤主 向曰聳顏謂

干而山立武王事也 聳顏謂項掩淚寤主 勇壯之色噲

既執楯入項羽營而謂羽曰沛公先入定咸陽軍於霸上

以待大王大王乃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

心疑大王也故云聳顏謂項謂責也項謂項羽也噲既排

闥見高祖噲流涕曰始陛下與臣定天下今沛公先破秦入

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與臣等計事

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帝乃笑而起故云掩淚寤主也寤



率爾徒從王于征

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永謝王鳳曰振威龍脫音奪善本作蛻字據

武壩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濟曰龍脫地名壩城垣牆也燕王臧荼反商擊之於龍脫

破之是謂振威又擊黥布攻其前垣破之是謂攄武攄猶用也寔是克勝禽殺也荼臧荼黥布也善同濟注

猗歟汝陰綽綽有裕良曰此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裕言其才器寬也善曰毛詩曰猗歟那

歟又曰此令兄  
弟綽綽有裕  
戎軒肇跡荷策來附  
翰曰戎軒兵車也肇始荷負也謂高祖初

起時以嬰爲太僕掌奉車故云始跡也負策謂負  
鞭策以奉事也來附謂附高祖也善同翰注馬煩轡

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去聲協韻向曰馬煩  
謂馬疲也壞也釋捨

也京師人謂抱小兒爲擁樹皇儲太子也則孝惠帝也時是又安也平城地名嬰從高祖擊項羽漢軍不利馳去高

祖馬疲蹶棄孝惠與魯元公主嬰收載行高祖怒嬰嬰抱之不捨故太子是安也匈奴圍高祖於平城嬰請徐行弩

皆持滿外向高祖乃得脫是謂平城有謀也穎陰銳敏屢爲軍鋒謂灌嬰

也銳精敏達也奮戈東城禽項定功銳曰項羽敗於垓下嬰追羽至東城共禽

而殺之乃封侯定功也善同銑注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

啓丁東濟曰言嬰棄其風勢偃藉薦譽乃渡江破吳晉定豫章會稽遷定淮北遂大開東土也光大啓開也

善曰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遷定滄井呂氏春秋曰朋成  
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群臣

安陽陵之勲元帥是承大帥謂曹參也言承奉大帥之令

以定齊地遂封鮑叔牙善曰漢書曰傳信武薄伐揚節

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向日此謂靳歙也從高祖擊項羽別定江陵也江陵郡名薄伐



使懲止也言  
善曰漢書曰

恢恢廣野誕

翰曰此謂酈食其也恢恢大也誕大節度令善圖謀也向曰名都謂榮

收榮陽是也濟曰食其勸高祖守  
口據敖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

墜山名規守即就也善曰老子曰  
述曰陳湯鑿節效在三哲尚書曰爾

氏傳注  
輜軒東踐漢風載祖身死于

銑曰輶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載則

說齊王爲漢稱東藩食其至齊齊王  
備韓信聞食其憑軾下齊七十城乃  
爲食其諄之乃烹之雖  
善之罪也善同銑注我皇寔念言

念其功封子齊爲高梁侯此蓋福及其孤也

**被褐**良曰此謂婁敬也委棄也輓車者乃棄車

祖獻說令郡長  
善同良法  
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

向日敬謏高祖云周以積德於天下漢以  
兵取天下今欲都洛陽比於周臣竊以爲

明其事銓擇其道也高祖乃用敬策幸長  
洛定都鄴鎬也伊洛東都二水名鄴鎬西

善曰聲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濟曰安鎮遠近實敬之所

毛詩曰柔遠能  
惟曰考成也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  
此銑曰謂

藏兒言賈善爲言說也貫通也善曰毛  
維德之甥漢孝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

言變政復往制勁越來訪皇漢翰曰制約也勁疆也

賈往約南越王尉他而賜之印初尉他見

選卷四 二十四



而來歸漢之德也訪歸也附會平勃夷凶翦亂良曰平謂陳也善曰爾雅曰訪謀也附會平勃夷凶翦亂平勃謂周勃也善曰爾雅曰訪謀也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接於陳周之間矣夷平翦我也謂與陳周誅呂氏也善曰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誼平曰天下安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惟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所謂伊人邦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家之彥向曰伊辭也伊人猶言此人也彥美也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尊贊曰百王之極舊章廢存銑曰此謂叔孫尊實赴赴邦家之彥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穆嗣制禮下肅上尊濟曰明明昏暗通為博士號為穆嗣君也言其制禮穆穆帝典煥其盈門儀下敬而上尊各有分也肅敬也風晞三代憲流後昆向曰穆穆美也煥盛也良曰晞望也憲法也三代謂夏殷周也言所制

禮儀之風晞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嗣昆猶嗣也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離乎通曰臣願采古禮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曰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無知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也尚書垂後昆敏獨照善本作奇跡察侔蕭相貺同師錫向曰此謂魏無昭字倖比也魏猶慶也師猶衆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奇跡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信而天下定慶同堯時衆舉舜而洪水理書云師錫帝曰有在下曰虞舜善曰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倖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平曰隨何辯達因資於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敵舒善本作漢拔楚唯生之績銑曰黥布本屬項羽則漢之敵舒作舒漢拔楚唯生之績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乃定天下是因資於敵也舒成也拔毀也楚則項羽也唯生之績謂唯何之功也生者有德之稱善同銑注

皤皤婆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向曰此謂新成三老董公



也。蟠蟠老兒，叟老也。高祖度平陰津，至洛陽董公遮道，說高祖曰：「項王無道，放殺義帝，天下之賊也。」大王三軍之士，為之縞素，以此東伐，四海莫不仰德也。高祖善之，遂為義帝發喪，軍士皆縞素，素帛也。言以素帛為凶服也。平陰津，名善曰：「論語：素王受命。」**袁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旃南振。良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旃南振。良秀朗，謂賢明也。沉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也。善曰：「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阜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王在宛，果引兵南。**哉，惟人何識之妙**。向曰：袁生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大旆旗也。南振，謂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猶此人也。」善曰：「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紀信誑項軫**，以焦軒是乘攝齋。即夷切。善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曰：翰

項羽急攻，榮陽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詐為高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軫軒輕車也。攝齋，攝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恐也。言其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雖身隨煙滅，而忠烈之周苛慷慨，善本作心若懷永形名與風興也。善同翰注。**周苛慷慨**，善本作心若懷永形。可以暴志，不可陵。良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也。陵，欺羽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羽怒烹苛也。貞軌偕沒亮跡。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水之潔。」**貞軌偕沒亮跡**，雙外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向曰：「軌跡亮信外高疇，誰庸用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為襄平侯，周苛子成為高平侯。善曰：「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義陳重出，則雙外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背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天命**，善本作雖順王心有



違懷親望楚求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老來歸是謂平國

寵命有輝銑曰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並為項羽軍所執

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

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上皇媼謂高祖母

也女老曰媼此上三十一人頌畢此下惣述其事也善

曰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漢書曰漢遺陸賈說羽請

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

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媼母別名也楚漢春秋

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震風過物清濁效響

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

翰曰言風動過於萬物之中無清濁皆應聲響亦如功臣

各效其才以成大業善曰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

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戶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

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蕭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

物也大人于興利在攸往濟曰大人君子也利在所往言君

日巽小亨利有弘海者川崇山惟壤向曰弘大崇高壤土

攸往利見大人

成之山所以高者積土成之言帝王成功亦須眾賢成之

也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

成其高明主不厭韶護錯音袞龍比象良曰韶舜樂名護

人故能成其眾

下既平功成作樂之義也袞龍服王者之服也比象者諸

色備也謂高祖居尊位禮儀也善曰漢書曰舜作韶湯

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龍衣也明明衆哲同濟

天網善本作網向曰同濟天網謂同濟天下離亂若整

彌天之網以劍宜其利鑒獻其朗翰曰宜猶用也鑒鏡朗

羅海內之雄

利以斷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照察事文武四充漢祚克

理也善曰廣雅曰鑒炤也鑑謂之鏡

廣向曰衆賢文武之道四方充滿故漢祚能廣也克能也

毛詩曰克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一首

并序

夏侯孝若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

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北贊為當時所重善同銑注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良曰朔為太中大夫善曰漢書曰朔字曼

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

魏建安中安年號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三年為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

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向曰又為樂陵郡人也善曰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

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

富樂善本作也故薄游以取位銑曰濁世謂武帝奢侈無善曰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

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

通者趣時者也王逸楚辭序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

以傲世直時也荀出謂且隨其勢勢亦不可以直道言非用

事人解朝曰鄒衍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良

又以傲慢理不可以垂教後人故直諫武帝以明其大臣

節也善曰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

漢書贊曰朔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諉諧以取容善曰

正諫似直容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諉諧逢占其事辭淺字書

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絜其道而穢其跡

知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似隱清其質而濁其

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群銑曰贊謂天性文謂外

向曰弛張猶衰榮也羣道也善曰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



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群也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良曰曠寬瞻多宏大也善曰侗天儻博物觸類多能翰曰侗儻謂奇才也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向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通變在於妙筭幽通神明知其來事贊猶通也善曰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神以知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說曰圖緯謂圖讖天文也善曰左氏傳曰左索九丘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曰尤明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昉策秀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也數術也善曰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耆足以食十人耆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

不能中使射之連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計數中輒賜帛逆逆刺也善曰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箴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乃不不字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良曰究盡常習自盡其妙理謂天性而知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曰不習無不利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翰曰言諸術皆終經於目則諷誦不輟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天其明濟開豁括包含弘大陵轢歷卿相嘲善本哂豪傑籠罩靡前跽臺籍貴勢向曰陵犯轢踐也嘲哂謂戲弄也銑曰謂豪傑之人所懼無敢前與之通言者朔皆籠罩在於心胃也踏籍猶殘暴也言不畏貴勢之士也靡無也善曰漢書曰出不休張楚並與兵相踏籍蘇林曰踏音臺鄧展曰躡也顯賤不憂感善本作戚濟曰出進也言進入於在戲萬



乘若察友視儔列如草芥良曰萬乘天子也儔列謂同類者草芥鄙賤之物也善曰十

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草芥善曰十

英雄之節過人蓋世謂最高也邁過也善曰漢書項羽歌曰拔山兮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

方之外者也善本作已向曰言其才器超拔羣類游於常俗之外也萃類也方常也善曰孟子曰

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

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

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

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

遊方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

言彼遊心於談者又以先生嘘虛吸急沖和吐故納新銑

常教之外也談者又以先生嘘虛吸急沖和吐故納新銑

噓吸謂吹歛也沖和謂真氣也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

得其清氣皆言養形存神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

故納新此導引之蟬蛻龍變棄俗登仙濟曰蟬蛻謂脫殼

士養形之人也蟬蛻龍變棄俗登仙出其身龍變謂解

其骨而騰形棄俗登仙有如此者善曰淮南子曰至人

蟬蛻蛇忽然入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

曰東方朔武帝時為郎神變善本作造化靈為星辰俗謂

宜帝時棄去後見會稽神變善本作造化靈為星辰俗謂

朔為太白星精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化

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

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此又奇怪

惓惓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良曰忽悅謂幽微也

其交為樂陵郡守史僕自京都言歸定省善曰此國謂樂陵也

傳不載難得而知也僕自京都言歸定省善曰京

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觀先生之賒邑想先生

曰凡為人子之禮皆定而晨省觀先生之賒邑想先生

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象濟曰路寢謂廟也遺象

楚辭曰馮翼遺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

頌焉銑曰逍遙謂徘徊也祠宇亦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

向曰矯矯高亮肥遁樂也遁隱貞正也言其樂隱於俗而居其正道

曰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不避榮銑曰退無愠色故不終否否謂志不通也臨世濯

足希古振纓良曰臨世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

也善曰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涅而無滓既濁能

清翰曰涅黑泥也滓穢也言其在俗混濁自高如在涅中而無穢汚外行則濁中志能清也善曰論語子曰涅

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沖而徐盈無滓伊何高明克柔伊惟克能也疊上句以自問無滓穢惟何也則高明克柔

明能為柔道善曰尚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能清伊

何視汙若浮銑曰此亦疊上辭也言其視濁汙之理若清也謂不以為恥也浮猶清也善曰班固東

方朔述曰懷肉在樂善本作必行處淪善本作罔憂銑曰

無也必行樂在沈淪時則無憂言知其時也罔跨世陵時遠

蹈獨游向曰跨越也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邀先生其道猶

龍良曰言湛思往代之事於是想朔遠跡也爰於也蹤跡也向曰邀邀遠也猶龍謂如龍變化屈伸小大不常

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染跡朝隱和而不同良曰

於俗隱跡於朝與俗和光而不同其道也善曰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

不同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濟曰下位謂朔為太中大夫也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我來自東言適茲邑銑

化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我來自東言適茲邑銑

湛自言從東來也此邑謂樂陵郡也善曰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敬問

墟墳企佇原隰向曰企佇謂望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也謂朔故居丘墓之處善曰王仲宣贈



蔡子篤詩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良曰戢藏也民思其軌祠宇

斯立則立祠廟於此也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向曰寺司也言其有官司

主其寢廟也周游善本作祠宇庭序荒蕪銑曰東西廂曰序善曰爾雅曰東西

之序蕭謂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良曰榱椽也萊蒿也善曰爾雅曰農夫弗除肅肅

先生豈焉是居言其豈於此居是居弗形悠悠我精善本

翰曰言不見朔真形使我悠悠遠思也昔在有德罔不遺靈

也猶猶思也善曰悠悠已見上文昔在有德罔不遺靈

向曰自古有德之人無天秩禮神監孔明銑曰秩次也言

不遺其神靈以示後代天秩禮神監孔明善曰尚書咎

祭祀之禮則神監其忠信甚可明也善曰尚書咎

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勢髴

風塵用垂頌聲良曰言勢髴聞其高風

###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袁彥伯

濟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三國魏吳蜀

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非序也善同濟注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善曰漢書成帝詔曰天

立君以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善曰墨子曰古者

統理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善曰墨子曰古者

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然則三五迭隆歷

世承基銑曰三皇五帝更選典盛雖歷遠代而後帝王必

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

功向曰舜禹揖讓文德以興湯武干戈武功以取言各異

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莫不宗匠

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于戈也莫不宗匠

陶鈞而群才緝熙銑曰宗本也匠制也陶鈞造化也緝明



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  
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  
清緝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向曰元首君也經略經營也  
善哉肱肱良哉雖善本無遭離不同且善本無跡有優

劣良曰遭離猶逢遇也言揖讓于戈所遇時亦不同而跡  
有優劣也善曰止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伐不同孝經  
鈞命史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至於體分其固道契不墜風靡善本作所

扇訓草千載其揆一也翰曰至於為君之體為臣之分其  
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理天下一也契合扇振  
革改揆理也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

之契亦存而不墜蒼頡篇曰草戒故二八外而唐堯善本  
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盛伊呂用而湯武寧統曰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  
稷安也善同銑注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向曰三賢

叔隰朋也卜白齊桓公名良曰五臣謂趙衰先軫中  
魏武子賈佗狐偃也重耳晉文公名也善同向注陵遲斯道替矣翰曰替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

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  
顯向曰謂私行請託以求其官榮翰曰圓天也謂君也

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為詐謀而求榮也善曰呂氏春  
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

方圓不易國乃昌高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  
誘曰上君也下臣也

不治故遽竄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  
連以之赴海銑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蘧武子

舒謂進也濟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無愠色知其時  
不可黜退也良曰楚狂接輿不仕於時常行歌云鳳兮鳳

兮何德之衰則知其時無明君也田單欲與魯連將衰世  
連乃游隱於海上蓋為時之無道也善同銑注



之中保持明善本作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

之流也向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

考議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與地合靈契史記

日樂毅賢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

毅遂委質為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向曰伯樂善

燕王以為為亞卿

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年不得一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

無人知也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驎駕

鹽車上具坂逐延負輓而不能進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

見伯樂仲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

傑漢之得材於斯為貴銑曰控猶用也善曰漢書曰高

漢書上曰夫運策於帷帳之中安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也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

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群下

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

得盡其忠向曰道勝謂以道御物勝征伐也蕭曹雖不以

羣下盡忠謂言必用計必從也

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良曰蕭曹謂蕭何曹參也三代

臣而百姓靜亂庇人抑亦其次翰曰言蕭曹佐高祖靜息

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禍亂庇育生人抑亦次三

代之君臣也善曰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

勲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續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

曰抑亦可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

語向曰顛沛謂亂也君子當亂代見身則不如隱也恐遇

害也向曰理萬物當作法教垂其禮制故尚語不尚

默也善曰毛詩序曰下泉思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

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

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為難也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千時

足為難逢遇明君是為難也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

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

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故

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齊曰

言有



佐君之道無其時者謂無明君也孟子云雖有鑑基不如待時此謂咨嗟良曰有時無君謂承平之代無明主也賈誼上書云臣竊為事勢可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有生謂生人也善曰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其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向曰嘉善也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為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銑曰慨者嘉之會也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銑曰慨者嘉之會也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濟曰志謂三國志也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善曰本有也字良文曰各得時之宜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向曰魏臣荀彧字文若也善曰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

武向曰天下禍亂人如在塗泥炭火之中言文若所能則不過魏武帝也善曰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銑曰委質北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濟曰言彧舉賢良用之於朝不自標顯為已明鑒故久而益明也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畫籌策不貪功已功故有事至其所主而後定也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向曰彧有直言於太祖太祖恨之飲藥而死是亡身也欲正漢故云明順也董卓之亂神器遷偏向曰神器帝位也時卓偏遷獻帝於長安也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銑曰荀攸字公達慨然為者敗之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濟曰隸官也軍府曰幕源流取善本作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



將以文若既明且哲

善本無且哲字

名教有寄乎

良曰源流謂本也取捨請進退

也言攸之本志匡漢亦與荀彧同也

同彧之死矣而攸則存焉是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言

名教忠貞寄在此二子之身善曰言文若夫仁義不可

以善本無不明則時宗舉其致

義既明則時人尊舉其妙

理慕而行之謂荀彧善曰莊

達識攝其契銑曰攝行契義也言全生以匡時難故達識

君子行其義事也善曰鵠鵠賦曰生生之

矣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良曰言二荀相與廣此臣道豈

不深遠哉弘廣也善曰弘道

已見崔生高朗折而不撓向曰崔琰也亦魏臣也朗明折

溫潤以澤仁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

陽魏后北面者哉

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匡漢

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

所

所以策名入仕蓋為漢主當位魏君北

面為臣不然則不苟求於魏氏也霸朝謂漢也陽君位也

后謂君也善曰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

左氏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

臣之北面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以

善本無

不與魏武所以

以善本無

不容

良曰璽謂國璽也君臣易位

謂魏武欲取漢位也崔子不

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琰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

不許而魏武所不吝答者也與許也善曰漢書曰華臣

謹奉天子璽符代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

以全身亦所以亡身

銑曰仁義人之本故曰全身今琰以

義見禍是所以亡身也如江湖濟舟

亦所以覆舟也善曰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

也人者水也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已見上文然而先賢

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拘

者乎

翰曰言先賢謂古者忠義之士言以義見亡如

字玉之摧碎也來哲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



怒又以亡矣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心而名教拘束使至於此也善曰漢書公孫瓚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

耳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葛亮字孔明

也盤桓未進時也俟待也亮未見用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知此二人高風流於前代可師而行善曰

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

沒有餘泣銚曰謂亮死國人皆泣也沒死也善曰論語說喜無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誅謗先帝於是廢

立為庶人徙汝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維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善曰左氏

者賞不僭而刑不濫及其臨終顧命善本作受遺作相劉后卒仲尼聞之出涕及古之遺愛也

授之無疑心武侯受善本作之無懼色託後事於亮亮受

遺詔輔佐後主先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受無懼色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也武侯亮也善曰蜀志曰

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

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繼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受遺武皇繼

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誄矣向先主勅後主云汝與丞相從事如事父而後主納亮之義

無猜貳之情也繼體謂後主也言此君臣之間實可讚詠也際間良實也善曰春秋元命苞公瑾卓爾逸志不群

日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公瑾卓爾逸志不群

揔善本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銚曰吳將周瑜字公瑾卓

子之髻也料度也孫策與瑜同年少小揔角之時常友善外堂并母相度以義心合於策也伯符策字素稱心也契

合也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覽節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之好

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

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

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

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

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



赤壁江陵江口山名謂瑜將兵破曹公軍於赤壁  
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  
赤壁初一交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年促其志深遠未可測  
量也善曰吳志曰瑜還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良曰張  
布亦吳臣也佐策謂輔佐立計策也昭字子  
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輟哭止哀有翼戴之  
功向曰孫策臨終以弟權託於昭昭率群臣立而輔之權  
悲哭未視事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河得伏哀感以  
肆匹夫之情乎權乃止陳兵而出也翼戴謂輔佐也善  
曰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  
此寧哭特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神情所涉豈徒  
蹇愕各五而已哉蹇匪躬之故史記道良謂商君曰千人之  
無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然而杜門  
不用登壇受譏善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彌至

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  
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  
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夫一人之  
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向曰善注  
所昭善本作未異而用捨善本作之間俄有不同沈沈跡  
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向曰初昭之用也委以內外文武之  
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譏辱須臾  
之間何其不同況沈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善曰論  
語孟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  
卿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楊雄以為遇不遇命  
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向曰有自古來也  
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  
情性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  
形谷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良曰君  
雖詩頌大意同歸其理所託之事或有乖異也



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於君處則固節自守故曰名體不滯也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濟曰言古人善風高跡著其德音為天下作法度者不可廢而不述故復撰序所懷善本有為之贊善本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群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善本作此一段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協韻向曰火德漢也易大過卦云大者過也本末弱也言漢德既

微本末復弱善曰班固漢書洪飈扇海二溟揚波洪大飈風扇動也二溟謂南溟北溟皆海也揚波以喻大亂也虬虎雖驚風雲未和向曰虬從虎言未和者君臣未相應合也言驚者動而求應也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

鳥候柯翰曰言臣之求君如游魚之擇淵飛鳥之求柯條也潛游也高飛也候求也善曰周書曰美為士

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鱉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赫赫三雄並迴

乾軸良曰赫赫盛兒三雄謂三國之主也乾天也言其競天下若運轉天軸萬物震動也善曰潘岳為賈謐

贈陸機詩曰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向曰杞梓木之良材也

人也言三國之君競收采賢士也善曰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草楚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

人在冬則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銑曰

蘭菊並北德英雄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濟時難故不暇栖伏也亭秀也言無者皆出見於時也善曰香草



善鳥皆英英文若靈監洞照應變知微蹟奇善本作賞要

向曰此謂荀彧也文若字也英英鮮明良曰言其明也彌

知微知章又曰探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良曰言其明也彌

日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甚者也文明映心

鑽之愈妙向曰言其有文也文明識理映於中心鑽而研

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鏡曰滄海橫流

玉石同碎謂善人凶人俱見危難也善曰孟子曰達人

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濟曰紛亂也善始

救生人終明風槩古代反翰曰風槩節槩也謂不順太

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

物以彰殊勲密以咨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

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彧病留壽春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公達潛朗思同著蔡良曰此謂荀攸也公達字也朗明也

如卜筮預見其事也善曰法言曰擣里運用無方動攝

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為著蔡也

群會爰初發跡邁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向曰言思

無極也動攝羣會謂統攝眾事也濟曰邁遇也顛沛亂

也鏡曰言其雖遇亂代神情玄遠而有所定處之此時

益如通泰言其器量勇大也善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

何顯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順攸繫獄顯憂懼自殺攸言

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

裏筭無不經翰曰情情安靜見幕裏謂軍中也言在軍中

從太祖征伐常謀謀帷幄時人及子弟莫

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昭之情情

豐豐通韻跡不

整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向曰豐豐進也言善謀所進如

音樂聲韻通和而事跡不整停



滯也 銑曰尺璧謂趙之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者  
言攸之才可寶過於十五城之價故顧而哂之哂笑也  
善注 智 善本作能 極 善本作物 愚足全生 向曰言其內智  
外兒似愚能遠害全身矣則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善  
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  
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  
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  
以全 即中溫雅器識純素 向曰此謂表煥也郎中官也純  
魏國初建漢為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唯神是  
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  
純素謂 真人 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銑曰貞  
信也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物理而能堅固恂恂  
敬也汪汪大也軌則法度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貞而  
不諒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  
志成弱冠道敷歲暮 良曰弱冠二十歲也敷布也歲暮謂  
年老也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

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仁者必勇德亦有言 言煥

仁而能勇也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謂煥言詞忠正雖遇履

虎神氣恬然 翰曰履虎尾喻危懼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

布擊表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陷布初與劉

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煥作書罵辱備煥不可再三強之

不許亦大怒以兵脅煥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

變笑而應之曰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

子耶且不在於彼且煥佗日之事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

如一旦且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行不脩節

名跡無愆 善曰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愆失  
操不激切素風逾 善本良曰志操不待激勸切瑳自有  
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疑 此謂崔琰也天



性疎通而明朗若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內也嵇高見  
曰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論詰子  
貢曰夫子**忠存軌跡義形風色**銑曰謂曹公每欲窺奪漢  
之牆數何**忠存軌跡義形風色**銑曰謂曹公每欲窺奪漢  
顏色也形見也**善曰****思樹芳蘭剪除荆棘**向曰芳蘭謂  
樹立也荆棘謂逆亂人也剪除言殺也**人惡其上時不容**  
善曰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人惡其上時不容**  
哲**哲**韓曰人才在人上者人必惡之時有姦雄不容智士言  
盜憎主人**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良曰  
民惡其上**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良曰  
珠玉見先生琰也言琰才如珠玉也杖持也**向曰塵霧**  
謂恥辱也**謂曹公怒琰罰為徒隸是恥辱也曹公視之琰**  
詞色無屈是振霜雪也**善曰孔融****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薦補衡表曰忠果止直志懷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濟曰天運窮極君子道消而曹公忌琰乃殺之如碎明月  
珠也**善曰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楊訓發表褒**  
述盛德琰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怨謗  
者太祖怒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

賜琰死周易曰小**景山恢誕韻與道合**良曰此謂徐邈也  
人遺長君子道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良曰此謂徐邈也

也其思如音韻和理與道相合也**善曰****形器不存方寸**  
桓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善曰****形器不存方寸**

**海納**如海之納百川也言其包含廣也**善曰周易曰形**  
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摯**和而不同通而**

**不雜**善曰良曰與時和光其道不同理通於衆其心不雜**遇醉**  
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和而不同通而**

**忘辭在醒貽荅**善曰魏志曰太祖時科禁酒而徐邈私  
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遠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

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者邈性循慎偶醉言耳竟坐得

刑文帝踐祚歷穎川典農中郎將車駕數許昌問邈曰頗

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楊御叔罰於飲酒臣

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薨以醉

同善**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銑曰此謂  
陳群也長

法



又字也格至也言其義心終佐不移謂文帝也言其志比擬伊尹始輔愧恥不能致君如堯舜  
之德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民未知德  
曰予弗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翰曰言天下之有未知聞

若在已也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讜直盈滿也言善謀用

於帝庭直言滿於帝耳善曰魏書曰羣前後數陳得失

羣爲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玉

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玉

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向曰此謂夏侯玄

色不過一把之內雖積德微薄天下善曰言德喻玉淵哉泰初宇量高雅

器範自然標善本准無假全身由直跡沔鳥必僞處死匪

難理存則易銑曰泰初夏侯玄字濟曰器量法度出於

良曰全立也由欲也沔濁也匪也言人之立身皆欲正直

及王履跡濁此必從虛僞而玄然始不變衆姦所疾身臨

誅戮辭色自若義心所切以爲處死非難但正直理存死

則易矣玄竟以北被誅善曰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

玄爲大鴻臚數年從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

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徵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

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揚雄述曰淵哉若人萬物波

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萬物波

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翰曰萬物波蕩謂天下

任其累謂誰堪其敗也言人共苦也向曰六合謂天下

也靡無也言天下大亂姦邪且衆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

無所寄託卒見誅戮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



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忠孝之中得之矣言經忠孝  
仁道具於身也 善曰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  
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  
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授廢辱今日當與卿自  
出討之世語曰王沉王業馳告文士尚書王經以正直不  
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其露中為尚書坐高  
貴卿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  
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詘論語子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也剛斷簡大也言能斷割  
仁至矣 大志在高構增堂及陞 濟曰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  
事 羣臣也言泰志在尊崇其君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 善  
曰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九  
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三級廉近地則 端委虎門正言彌  
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 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 良曰虎門軍門也言其端身委質  
泰請誅賈充以謝天下也 銑曰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  
死以存臣心盡禮臣救於君也自荀彧至此並魏臣凡九

人 善曰于寶晉紀曰高貴卿公之弑司馬文王會朝臣  
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  
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忠其次泰  
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  
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 濟  
虎門之外見危致命已見上文 此謂諸葛亮也孔明字也堂堂盛兒基宇猶 器同生民獨  
器度也宏大邈遠也 善曰堂堂已見上文 稟先覺 向曰言形與生人同而獨稟先寤之理知帝王之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標 善曰本 標風流遠明管樂 翰  
標勝諸葛見古人之風流道明管仲樂毅之才以自比也  
善曰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勝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也  
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苦角反 向曰易乾卦初九文辭云  
潛龍勿用謂亮未見用之時潛隱於  
野雅志益堅確乎其不拔也 善曰周易曰初九潛龍勿  
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蒼龍也方  
言曰未外天之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 濟曰四千六百一十  
龍謂之幡龍 七歲為一元一百六



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亂遭此之厄迭遞也干戈遞用  
言亂也善曰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  
傳所謂陽九之厄苟非命世孰歸從才象雲莫貢反良  
百六之會者也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聖賢未出其中有命世者謂亞於  
賢也孰誰也秀雲皆濁氣也以喻亂也言亮若非命世之  
賢豈能掃除天下之亂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  
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  
不應曰雲孔安國尚書傳曰雲宗子思寧薄言解控宗子  
謂先王也寧安也控急也言先主思安天下故薄言求於  
亮以解海內懸急之災先主漢之孫故稱宗子善曰蜀  
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  
彼有急而控告於已已能解之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  
控告杜預釋褐中林鬱為時棟服言去褐衣棄林野鬱然  
而起為棟梁之臣也鬱盛貌言其為國之要如屋之有棟  
善曰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衣袵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盛  
仲明書曰足下士元弘長雅性內融翰曰此謂龐統也士  
諸人為時棟梁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元字也弘大長遠也

言其思慮大遠也融明也善曰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  
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

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立也言天下喪亂

多時而勝殘夫殺之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此道  
振古人之清風善曰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終周易曰終綢繆哲后  
以知始始以知終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無妄惟時良曰綢繆恩密見哲后謂先主也死妄惟時謂  
也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

猶纏綿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  
緝熙墮義在和明政治以平天下善曰毛詩曰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緝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劉璋曰先主與統議襲  
熙已見上文

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  
各將各有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

荆州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  
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

荆州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  
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



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  
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先主用中計果能二將還定成都此  
謂三略陳而霸業成也善同向注公琰植根不忘忠善本正豈曰謨善本  
字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  
翰曰此謂蔣琬也公琰字也植立根本謨學擬比也言琬  
立性之本不忘忠正之道豈曰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  
然而有也銑曰羈馬絡頭也勒控也言琬既受祿秩以  
為驅策如良馬之有絡控奉君主之命善曰蜀志曰琬  
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為務論語  
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公衡冲善本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黃權也公  
衡字也冲幽東執淵深塞實媚愛也一人天子也言權用  
情幽遠執心深實愛於天子臨危難之事行而不惑善  
曰毛詩曰秉心塞淵毛詩疇昔不造假翻鄰國謂伐吳軍  
日媚茲一人應侯順德疇昔不造假翻鄰國謂伐吳軍  
敗也假翻鄰國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蓋假借朝夕而已非  
其欲也善曰蜀志先王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

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  
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  
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進能徽音  
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進能徽音  
退不失德濟曰微美也進能美音者謂掌諫先主也退不  
亮至此並蜀臣凡四人善曰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  
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  
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  
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  
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翰曰此謂周瑜  
謂鳳鳥也鳳擇梧桐而栖言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公瑾  
賢臣須君顧盼乃為用也善曰鳥擇木已見上文公瑾  
英達朗心獨見良曰公瑾瑜之字也朗披草求君定交一  
面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明君也定交一面言一見  
不疑乃委而任之善曰崔寔本論曰旦觀人之相論  
也徒以一而之史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交定臧否之史相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



向日桓桓武見霸跡謂漢朝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收吳國恃其戰勇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者欲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衡霍二山在吳之境卓卓若人曜奇赤壁吳二山名善曰衡霍二山在吳之境

三光參分宇宙暫隔銑曰若人猶此人也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曜明奇策也赤壁江口

也參三也三光謂日月星三分者言三國也宇宙天下也隔謂各據一方善曰淮南子曰夫道絃宇宙而章三光

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翰曰

此謂張昭也子布字也擾亂也良曰撫猶斂也言其如鳥斂翼於鄉間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東遂投孫策

也息肩謂安志也表外也善曰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

昭為良史撫軍中郎將外堂拜母如此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邀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

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善

成公子翽曰請息肩於晉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寶也贊助宏

字獻宏謨臣此霸道

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寶也贊助宏

大也霸道謂吳也善曰應瑒釋實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相王

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翰曰孫權即位追謚

策之薨時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孤以權為後也言以弟親矣大業帝業也純安也善曰吳志曰孫策臨亡以

弟權託孤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輟哭止哀臨難忘

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良曰南面天子也寔寔也老臣謂

大后桓三不以老臣屬才為世生善本作世亦須才翰曰

為亂世而生亂世亦須賢才而靜亂言君臣相須乃成其業善曰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

出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善本吐

奇乃構雲臺向曰君不可猜於臣也銑曰此謂魯肅也

與周瑜遇瑜求資糧肅以米三千斛與瑜瑜奇之因薦於權宜以佐時肅見權說曰為將軍計者唯有鼎足江東以



觀天下之景然後建號帝王此謂吐奇策也構立也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擔謂賤者之事善曰陸機謝平原表

子曰振影技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瑜都長體

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齊曰此謂諸葛瑾也子瑜字

也言其能諫而不犯逆顏色正直而不剛善曰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失皓德行然懿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將命公庭退忘私位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

豈無鵲鵲固慎名器翰曰將命謂奉命之蜀與弟亮但公庭相見退無私面豈無急難之情蓋

以奉君命不失名器也此大丈夫矣私位謂兄弟之次也善曰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

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鵲鵲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

以假伯言音塞善本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善本

獻替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善善直也出為將帥勤事而有功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也替廢也謂

事有可者進之否者替之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謀寧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謀寧

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銖曰寧安挫折也言折挫前敵之鋒銳也

然卒以正直招君主之疑以忠鯁而得其罪矣善曰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妥之議

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

傳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

彼白珪質無塵玷良曰此謂顧雍也元歎字也穆美也檢整珪玉無玷欽也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善本作以恒臣上以漸翰曰言其德行有恒也

漸諫不為彊也善曰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宜喋周易曰君子以言

有物而清不增絜濁不加染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而不自恃故不絜也濁不加染

行有恒清不增絜濁不加染



者謂時濁而不隨邪故不染也善仲翔貞善本作亮性  
日言得清濁之宜也清濁已見上文

不和物銑曰此謂虞翻也仲翔字也亮明也不和物謂不  
謗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善本作過

孫陽放同賈屈濟曰性不容非故曰好是志多正直故曰

也黜謂遭棄逐也良馬比於賢人也孫陽古之善相馬者

言賢臣不為君主所知乃遭逐逐則歎過於良馬之不遇

孫陽也是同乎賈誼屈原身沒於荒裔也上自周瑜至此

並吳臣凡七人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

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

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從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

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驕然其喉下

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諛者嬰之

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楚

辭曰驥躊躇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

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

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

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

傳誼既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

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誦誦追傷之因以自諭誦誦衆賢千載一遇向曰此揔述

衆多也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誦誦整轡高衢驤首天

路良曰良臣遇君如龍之整轡以游天路也高衢亦天路

也驤舉也善曰鸚鵡賦曰葦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

衢而驤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口

奮翼枚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期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口

玄天也臣仰君之澤流也俯下也名節殊途雅致同趣銑

弘安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挹劑也名節殊途雅致同趣銑

人之名節雖則殊道事君之義亦同趣理善曰日月麗

周易曰殊塗同歸嵇康贈秀才詩曰仰慕同趣日月麗

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翰曰日月著天下人瞻

終身不匱也麗著墜落也善曰周易曰日月麗乎天體

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

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論語比考讖曰尚

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尚



想遐風

善本作重暉字

載挹載味俊生擊節懦夫增氣

向日言庶幾想衆賢

之遠風也則挹其德味其道乃使後生之賢擊其節操懦

翁之夫亦增其壯氣也善曰羊秀甫公諫曰仰瞻遐風

重暉冠世魏略王朗荅太祖曰承旨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文選卷第四十七 終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楊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

濟曰封者封泰山禪者禪梁父皆築上為壇因高以事天告王者之

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代知其盛德也善曰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  
為一卷書曰有使求求書奏之其遺札書  
言封禪事  
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穹之善本無生民銑曰伊惟肇始也

吳穹春秋夏天名也郭璞歷選列辟以迄于善本作秦向曰

迄至也文穎曰率邇者踵武迹聽者風聲良曰率循邇近

選數也碎君也也言歷選列代之君則循其近者繼跡可知遠聽者但聞

風聲善惡而已善曰漢書音義曰率循邇近也踵蹈也

武迹曰邇遠也近者踵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

數也善本無也字翰曰紛綸威蕤言衆多也言自古之

張揖曰紛綸亂貌善繼昭善本作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

十有二君向曰昭明夏大也言自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

並穎與善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翰曰罔無若順

為君之道無有順美而不昌盛者誰復有逆失之道而來

其存乎皆以有道乃可為也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

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軒轅之前遐哉邈

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罔同

乎其詳不善本有得而善本無聞已銑曰軒轅黃帝也五

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善本作可觀也良曰五帝三皇之

傳述美惡亦可見也維語辭也漢書音義曰書曰元首明

哉良股肱哉翰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因斯以談君莫盛

於善本有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向曰后稷

始祖銑曰創始也善曰漢書公劉發跡於西戎濟曰公

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植百穀之孫也文王改制爰周質隆大



行越成

周大盛大道遂行仁化愈成其功也文頤曰邳至

也行道也

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而後陵遲衰微千

載無

善本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無惡聲者蓋負積仁之德

義終始之道

使之然也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漢書音

人猶

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良曰言周所

更無異端

蓋慎守先王之遺教善曰言周之故軌跡夷

先王制創垂業

既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

易易導也

善曰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跡平易而易為法則

也二易並

湛思厖江鴻易豐也濟曰湛深也厖鴻大也豐

大易可豐厚也

湛音沉厖莫江切憲度著明易則也垂

統理順易繼也

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

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

是以業隆於襁褓從善本而崇冠於

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

翰曰襁褓嬰兒衣也言成王之

太平崇盛之功

出於文武二君也度其發始之理終見美

德盡歸於周矣

冠出右君揆度元始都美攸所卒盡也孟

康曰繼緒謂成王也

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

善曰爾雅

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良曰尤甚也言

日元始也

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

尊名

向曰言周猶有封禪之事建明聖之號施行尊大漢

之德逢

蜂善本湧原泉沕勿涌肆曼濞火也言漢之盛德

若火原泉之涌

出流潤不絕也沕涌泉流兒曼濞長多兒

泉貌徐廣曰沕沒也

亡筆旁魄莫四塞雲布霧散翰曰旁



也言德澤通達於四方如雲霧布散無所不至張揖曰旁魄布衍也善曰明音薄上暢九垓來古下  
汧八埏音延上達九重之天下流八方之極孟康曰暢達也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言懷生之類霑濡浸  
潤濟曰萬物皆霑天子之德澤善曰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恊氣橫流武節恣逝濟曰也威武之節如疾風之逝也恣疾風也邇狹善本作游原  
善曰恊氣和氣也橫流多也恣逝遠也邇狹善本作游原  
也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遐遠也闊廣也沫浮首惡鬱沒  
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  
閭善本作昧昭晰支列反翰曰天下沐仁惠之積澤則而為明也首大鬱積也昭晰明也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湮滅掩昧喻夷狄皆化之也善曰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  
昆蟲閭善本作回首面內謂懷天下之仁德也文類

也日闔澤音樂也韋昭曰面向然後圉騶虞之珍群徼工麋也善曰闔音愷澤音驛  
鹿之怪獸也良曰困養獸處也騶虞瑞獸也徼遮也麋鹿麟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  
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格共抵丁之獸鏡曰導擇也一  
也犧牲供祭祀者貉角抵根也武帝時得白麟其角共為一根言擇嘉禾之米用之於庖厨用麟以供祭祀也明至德所感有獲周餘善本有放龜于岐池沼之中至漢武之  
此瑞也  
世得之於岐山之下獲得也珍寶也放畜也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于歲招翠黃乘龍於沼善曰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龍也  
不死  
帝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曰昔黃其何不來下余鬼神接吾澤涯水中出神馬故言來龍於沼翰同善注  
靈囿語賓於閭閭館永神仙靈囿居之鬼神接



居而方士巫人之輩賓禮之於間館之內也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園禮待之於間館舍中奇物譎詭倣儻窮

變良曰譎詭謂非常也倣儻謂奇異也漢書音義或曰倣儻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

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也言武帝美哉

衆瑞至此尚謙德薄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照微夫斯

善本作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愿六乎進讓之道何其

爽歟泰山也愿慙爽差也言周武之伐紂濟河有魚躍落

乃登泰山不亦慙乎進讓之道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羣臣

請封泰山帝讓之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旋機鈐曰

武得兵鈐謀車觀曰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服虔曰介大

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慙乎善曰小

雅曰心慙曰愿女六切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

周未可封禪為進讓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

征不諛銚曰諛順也文穎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諛

順也善諸夏樂貢百蠻執贄銚曰諸夏中國也言中國

日諛音惠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之君功美無雙休烈本

而進也贊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之君功美無雙休烈本

作泱洽符瑞衆變應期善本期紹至不特創見良曰休美

則泱洽符瑞衆變應期善本期紹至不特創見烈盛泱及

洽徧紹續特獨創初也言美盛之德乃徧天下符瑞衆變

如應期而續至不獨初見而已蓋常有也文穎曰不獨一

物造見也善意者善本無泰山梁父善本設壇場望幸蓋

號以況榮翰曰望天子幸于泰山以脩封禪之禮紀聖號

漢書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禪紀號以

表榮名也善曰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

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善本無此二句向曰帝陛下謙



讓而弗發也善本無也字銑曰惡發封禪之契挈三神

之歡缺王道之儀濟曰契絕也三神天地人也缺關也言

奇曰缺關也韋昭曰三群臣愿焉良曰愿或謂善本作且

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翰曰天道闇昧而不言故以

至化之道比天命固不可辭也孟康若然辭之是泰山靡

記而梁父罔幾也向曰自帝王若知此辭之則是泰山無

之跡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

而屈說者尚可善本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翰曰言自

辭天命不崇封禪之道亦當各取一時之榮皆度其世則

雖指而說者尚可得稱有七十二君矣言武帝不可讓也

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夫脩德以錫符

奉符善本作以行事不為進越也向曰錫賜符應越踰也

瑞應也天子乃奉瑞應以行封禪之事不為苟進故聖王

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向曰替廢謁申款

不廢則脩禮於天地神祇以申其誠也將有事於泰山必

先體中嶽以其處中而尊也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

善曰言不廢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之以章至尊舒盛德發

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濟曰章明也至尊天子也浸潤也

黎元百姓也善曰黎元已見上

皇皇哉斯事善本斯作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善本作

葉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也翰曰皇皇大也丕亦大也貶輕

損也卒或為本張揖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

日願以封禪全其終以展采錯措事銑曰搢紳先生

從火日月之末光絕炎焔



略教絕遠炎照展申宋官錯致也言難用經儒之士行其  
致其事業漢書音義曰宋官也使諸儒計功著業得觀日  
月未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善曰錯千  
初猶兼正列其義被勿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  
七據之無善本作窮翰曰春秋之義正天時列人義故將  
經舊六經以為七經行之於終古謂漢欲使諸儒著書也  
藝經也襲繼也據猶行也無窮謂終古也孟康曰猶因也  
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別  
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服虔曰舊為六經漢欲七經  
善曰孔安國尚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善本作英聲  
書傳曰襲因也騰茂實之餘波傳茂實之德也善曰蜚古飛字也前聖  
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言古先聖帝明王所  
以長保大名為王者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向曰掌  
之首者用此道也故謂掌

禮樂之故事者也漢書音義曰於是天子沛普蓋切善然  
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天子沛普蓋切善然

改容曰俞乎朕其誠善本哉說曰沛然溫潤兒俞然也朕  
之議張揖曰係感動之意也乃遷思迴慮忽公卿之議詢  
許皆切善曰係或為沛

封禪之事詢謀也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翰曰詩者  
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

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之  
富請班班之獸以下三章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向曰天子之德如天覆萬物雲行天  
下也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

曰油然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濟曰壤土也游作也謂風雨  
作雲

邀也言祥地屢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良曰雨露滋液潤  
漉故可遊邀也

之生者不養也善曰說文曰滲下嘉穀六穗我穡曷蓄  
漉也又曰漉水下貌韋昭曰鹿音漉



翰曰言我之稼穡既豐何所不蓄積也  
曷何也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  
之銑曰此非唯雨也則君非唯徧之我  
非唯徧我下人而已蓋若化分散萬  
物皆靈也泥猶君也布護分散見  
善本作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明禮之位望天子之來幸也  
善曰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  
章昭曰名山泰山也顯位封禪之事也  
君乎君乎侯不

邁哉侯何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般  
之獸樂我君園  
字作園白質黑章其儀可嘉  
翰曰般般雜色兒樂游也是時  
文也章文也善曰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  
文者陰陽雜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  
收收

是穆穆君子之熊蓋聞其聲今親其來  
去聲協韻向曰  
也熊兒也言瑞獸之形明美如君子之兒蓋曾聞有之今  
乃親見其來也漢書音義曰收收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

和且敬有似君子也態他厥塗靡從天瑞之徵  
銑曰言其  
代切善曰親見其來  
無從地應蓋天瑞以示明君之徵也  
茲爾亦字於舜虞  
氏以興日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  
濯濯之麟游彼靈

疇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  
善本作帝用享社濯濯  
游兒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往五疇祭祀有白麟見馳於帝  
車之側此乃上帝享君福也徂往輿車社福也漢書音義  
曰武帝祠五疇獲白麟故言遊靈時也善曰帝天帝曰白麟馳  
鹿濯濯文穎曰馳我車之前也善曰帝天帝曰白麟馳  
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  
三代之前蓋未曾  
善本作有  
天用散享之荅以祉福也

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向曰時有黃龍見也宛  
宛龍兒文穎曰起至德  
向曰三代謂  
夏殷周也

采色炫曜  
善本作煥炳  
煥炳火龍光  
日駕八龍之宛宛  
善曰楚辭  
采色炫曜  
曜從火煥炳  
煥炳火龍光  
也言龍見

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銑曰陽龍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也言龍見



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也又於書傳所載黃龍土德也漢本火也今黃龍見當改爲土故云受命所乘也文穎曰陽明也如淳曰書傳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厥之有章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之祥瑞不必衆言以美其道也諄諄衆言也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善曰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曰天與之乎曰不依類託寓喻以封禪披藝觀之天其事當諫喻以封山之事密山也漢書音義披藝觀之天日寓寄也密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

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向曰披圖書以觀國家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會兢兢翼翼向曰披圖書以觀國家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會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發意信欲答天子之德而天子猶兢兢而懼翼翼而恭恐天下未致和平善曰尚書故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故曰於音鳥良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向曰此言天子能致歎美之辭也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向曰此言天子能致

興必慮衰安而思危也善曰太公是以湯武至尊嚴不除謀机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失肅祗舜在假格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向曰祗敬也典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所闕遺言武帝亦然也徐廣曰假大也善曰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

劇秦美新一首

并序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秦美新一首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

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

論曰劇甚也王莽篡漢位自立爲皇帝國號新室是時淮仕莽朝見莽數害正

直之臣恐已見害故著此文以奏酷暴之甚以新室爲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善曰王莽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馬室願性全真而反



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  
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諸吏良曰謂諸官也此雄自稱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銑曰謂臣雄經術淺

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惠善本作拔擢倫比與羣賢並位善

無位愧無以稱職濟曰渥澤惠恩比類也言蒙澤恩拔於

也當也臣伏惟陛下善本有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

翰曰庸用也欽敬也尚庶幾也言敬明之

德庶幾於古道善曰登庸欽明已見上文作民父母為天

下主善曰尚書曰天子作人執粹精善本作之道鏡照四

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良曰參合也

天厚德比於地如更有一地故云貳地也善曰難蜀已

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神明已見顏延年曲詩序水酉

五帝冠三王開關已來未之聞也善曰開關已臣誠樂昭

著新德光之罔極向曰新德謂恭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

文善本無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掌善本作有顛胸縣病

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銑曰顛胸謂風疾也犬馬雄自謙

疾病恐一朝先於犬馬而死填於溝壑善曰賈逵國語

注曰敗感也胸與駘古字通先犬馬已見曹子建貴躬詩

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濟曰章見也善曰左氏傳鄭伯曰

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

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向曰究盡也善曰萬分處一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許肝肝音吁翰曰權輿始也祛開



始入地形未開之時混沌不分也善曰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雖肝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雖肝見景  
**或玄而萌或黃而牙**良曰玄天也黃地也言其色蒙  
**玄黃剖判上下相啗**音吁  
**存**將治也善曰言初有萬物乃生其人則育帝王存焉蓋  
**在乎混沌**有男女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沌  
**茫**善本作混**之時**善本作**聞罕漫而不照**善本作**察**此  
**莫得而云也**此當時事物不得明察後世之人不可得言  
**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照察故世莫得而

**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厥有云者**上罔顯於**  
**犧**善本作**皇**無也善曰罔無也顯明也伏羲之皇者也罔  
**中莫盛於唐虞**善曰左氏傳召公曰糾  
**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  
**義禮智**依託者無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之君唯秦皆乘此  
**荒岐雍之疆**濟曰郊岐雍皆地名荒外也疆界也善  
**秦因襄文宣靈之僭跡**良曰襄文宣靈並秦公謚也言始  
**基**善本作**孝公茂**  
**宜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



惠文奮昭莊

翰曰秦至孝公始稱王惠文昭莊並秦土謚也茂盛奮起也言秦盛起本從此諸王為首

也善曰孝公惠文君襄王並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文王卒子莊襄王立

至政破從

縱字擅衡

并吞六國遂稱平皇帝

善本作盛從軼仲儀韋

斯之邪政

良曰政始皇名關東為從關西為橫皆諸侯連為援助之名始皇皆破之自專擅其威也

日始皇盛從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之計以邪為政善日史記曰莊襄卒子政立初并天下號始皇帝從橫已見

上商鞅張義呂不韋李斯皆秦相馳騖起翦恬資

王賁以為將故云用兵也善曰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

郢又曰王翦攻趙拔之翦子賁破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

破之大剗間滅古文剗八語燒書

向曰剗剗也剗除也言除

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弛禮崩樂塗民耳目

他廢塗塗也欲使人愚也善曰崩樂已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六韜曰先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

虞滌殷蕩周

濟曰流滌蕩並謂除去其禮然除仲尼

之篇籍自勒功

善本作葉葉翰曰難燒改制度軌量咸稽之

於秦紀

向曰稽述紀記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

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

良曰耆舊碩大也大禮官博士

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

七獠猛而不臻

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狙獠犬鬻人者也

不可親甘露嘉體景曜浸

潭之瑞潛

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潛藏也

大弗沒經賁

鬼信之妖發

向曰弗妖星也賁落也始皇時彗星見又有

夷狄之服見於臨洮鬼信之妖謂華陰之野有見神歇靈



液善本作海水群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平聲良曰天

道之甚故歌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海水羣飛喻天下亂

也善曰繹猶緒也言神靈歇其舊緒不福祐之繹或為

彼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胡亥帝王之道兢兢乎不

可離已鏡曰兢兢懼也言為君之道兢兢兢兢業業夫能貞

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慝齊曰窮極皆多也

明者多祥瑞邪而暗昧者多妖慝也善曰貞正也言既

正且明故祥瑞咸格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慝競集也

和或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向曰覽

仁義而感應瑞而尚聞有喪缺之理何有為壞廢之道而

能全乎言必無全者也徹猶廢也此亦微有意言漢有仁

義之德尚欽矣善曰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故若

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

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論曰若順也翰曰有談人

若稽古帝舜夏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信善

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良曰

埽前聖之書專用已之私以為酷暴安能享福久遠者乎

訊除也善曰汎汎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不

能也毛詩曰洒掃庭內毛萇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

日洒灑也洒與汎同所買切善葉音攝向曰奮迅成武貫宛葉地名善自武關與項

羽字善本有戮力咸陽鏡曰項羽也言與項羽戮力攻秦也

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善曰漢書曰

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善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又曰韓信策克項山東而帝天下善日

漢書曰灌嬰追斬羽東城漢善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善擢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

蠲善召秦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



悉除始善本作儒林形善本作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

奏法始如字紀及圖書經典猶益典焉善曰歷紀歷數綱紀也秦

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良曰言漢繼秦餘近

其違於古道不便於人而猶因襲之未能盡除絕也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

安國尚書傳日襲猶因也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濟曰典

也善曰為襲秦項故道極數彈闕忽不還極歷數窮盡

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建至大新受命上

帝還資后土顧懷向曰上帝天也危土地也言秦為酷暴

散不還故大新受命上天還祥以為資助地祇眷顧而懷

之善曰大新王莽也已見西征賦言上帝迴還而資助

后土顧眷仰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翰曰玄天黃地也

皆見於時也善曰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

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

薰蒸以著黃虞之澤必渤善本作洊勿濡聿川流海渟音庭

言祥瑞多如川流海水雲動風偃霧集雨散善曰言衆誕

之渟貯也餘皆水流兒

彌八圻善本上陳天庭濟曰誕大彌廣也八圻八方也言

露潤集布散天下大廣於八方之境德聲上陳於震聲日

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向曰震

之聲天下所仰如日景在天炎盛之光萬國歌謠響飛滿

於天淵之間故受命於漢必不可辭讓也善曰言威聲

如雷光景君日也易曰震為雷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

舉乎天淵所及遠也天淵已見答賓戲不可辭讓言難辭

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向曰若順也窮寵極崇謂

日明王奉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銑曰剖

若天道



創治下人規萬世也善曰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業經乎億兆規模至於萬世也奇偉天儻譎詭天際地事翰曰奇大卓異變化之應天地之間亦屢出焉偉大也儻謂卓異也譎

詭謂變化之速也善曰言衆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向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

如篇章然也善同向注登假格皇穹鋪衍下土非新

室善本其疇離之良曰登上格至穹天鋪衍下土非新

室其誰能治之若此善曰假至也言阜哉煌煌真天子

之表善本有也字濟曰卓下煌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

地方斯慶矣銑曰湯有白鳩丹鳥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

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

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受

命甚易格來甚勤翰曰格至勤多也言祥瑞來現甚多也

至其勤也昔帝續祖皇王善本又有隨前踵古或無為而

治或損益而已善本作豈如善本作新室委心積意儲思

垂務向曰續繼也踵追也昔者五帝繼跡三皇三土繼跡

拱治事也善曰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又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勞作穆穆明亦善本作

可知也委亦積也不寐勤勤懇

懇者非秦之為與平聲銑曰穆穆美也言恭勤勤懇懇

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為為非故欲勤

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

勤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良曰前

人謂先



王也若不勤勤則前王不當天心矣不懇懇則悟大德不  
和其化也覺悟也愷和也善曰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  
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是以發秘

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

失業紹唐虞之絕風翰曰秘書之府良曰胤嗣繼紹也

善曰言以文雅為園囿以禮樂為場圃胤續也紹繼也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

兆古文畢發炳煥善本作照耀靡不宜臻翰曰懿美也律謂正時月之節

者量斗斛也金科玉條法令也神卦靈兆卜筮也言此諸事於國政之要皆美而正之均而平之崇而行之古文前

曲盡發而明之炳煥照耀明德也言如此明德宜之無所不至臻至也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

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善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宜徧也臻至也式幹軒旂旗

以示之向曰式用也幹軒車也旂旗旗名也車服有差以示百官有節善曰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

車服徽冕各有差幹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輦鄭玄曰如今窓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

為揚和鸞肆夏以節之銑曰揚動也和鸞金鈴以節車行也肆夏樂名步則歌之以中節也

善曰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趣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

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濟曰以衣服昭其等差善曰言制

繡周禮曰公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禮以知天下吉凶之服自袞冕而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良曰正天下吉凶之

善曰漢書曰莽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翰曰淑美穆和也考論五經定娶禮

姚鳩陳田王子之同族也尚書曰夫改定神祇上儀也良

博序九族五姓世世復無有所與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日

改定祭神祇之禮使得有中欽脩百祀咸秩也銑曰欽敬

也謂敬脩百祀皆得次序也善曰漢書曰莽奏明堂辟雍善本作明堂壯觀也向曰明堂布政室辟雍講藝之所

善曰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雍雍臺四字



九廟長壽極孝也

銑曰天子七廟恭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矣又置長壽宮以為文母養食之

堂

善曰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隳壞孝元廟是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養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制

成六經洪業也

翰曰洪大也善曰漢書莽奏立樂北懷經然經有五而又立樂故云六經也北懷

單于廣德也

齊曰懷來也單于匈奴使上書慕從聖制以詐曜太后重賂匈奴使上書慕從聖制以詐曜太后

若復五爵度三壤

向曰若順也五爵公侯伯子男也壤田也言民田有三等之給善曰晉灼漢

書注曰若頌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

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經井田

良曰經營也井謂田之畝數營而均之善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

一井者分餘田與九

免人役

善曰漢書曰莽令更名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之

方甫刑

良曰方此也甫刑尚書篇名言制刑法以此之善曰漢書曰穆王作呂

刑凡安國曰

匡馬法

良曰匡正也司馬法兵革之事將正而行之也善曰馬法司馬攪直之法

也講成出草車一乘教戎備恢崇祗庸燦德懿和之風

也讓直已見左太冲詠史詩和之風也

燦美也

廣彼摺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

向曰摺紳儒生講習言諫以爲箴規誦誦之道也塗道也善曰摺紳已

見封禪書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鼓誦詩士傳

言諫振驚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

銑曰振驚鴻鸞皆喻賢人也充庭漸階言

多也漸進也善曰毛詩曰振驚于飛于彼俾前聖之緒布

瀟流衍而不韞積

善本作韞字翰曰俾使緒業也布瀟分散兒衍廣也韞積藏也言使前古聖

帝之業分散流廣興行於時而不藏也郁郁乎煥哉

善曰韞韞已見上積與韞古字通音讀天人之事盛矣鬼神

乎煥哉盛美之言也善曰論語曰之望允塞

濟曰允信塞滿也善曰言群公先正罔不夷



儀

平也 善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罔無夷

儀

言有 茲兇冠賊罔不振威 尚書曰無不振懼威德 善曰

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

黃帝虞舜少典之子也著盛也

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

祚厥祀於是封姚姁為初陸侯奉 帝典闕者以 善本作

王網弛者既 善本作

張炳炳煒煒

麟善本作

豈不懿哉

補

麟炳煒煒盛明也懿美也 善曰

厥被風濡化者

京師沈

潜甸内市洽侯衛厲揭例要荒濯沐

鏡曰被及仁風濯濡

侯衛要荒遠服也良曰甸内謂近鄩邑也市洽謂被露風也

深遠者漸淺也 善曰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

稍淺故京師沈潜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 而述

善本作

前典巡四民迄四獄

韓曰術法也四民四方之民

典禮巡省四方之人問百年考農務至于四獄申宗祀之

儀 善曰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獄也管子曰士

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

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

月朔巡狩增封泰山廣 善本無 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

也 向曰典常也 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

岱曰梁父者泰山 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

山下小山也 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同曰言自古有受命為君者四方未寧營營不暇惜日不

足亦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也或不受天命祥瑞之應

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也 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

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

史記曰始皇之上泰 沉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庭海

山中阪遇暴風雨 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 善本有 命之臻焉 向曰堂堂盛兒



銑曰高山深海四瀆之神皆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  
至停深也受命謂莽也臻至也善曰言莽既受命故去  
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國者而死于海外遐方信延  
晏子齊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于海外遐方信延  
頸企踵回面內向善本作嚮字隅隅恭如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  
於君喁喁衆口喜悅見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  
立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  
歸帝者雖勤讓善本無惡烏可以已乎善曰帝者謂莽也  
天下頸心帝者雖欲勤爲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以止言  
乎言不可止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也宜  
命賢哲作善本有典一篇奮善本作舊字三爲一襲以示來人  
摘之罔極良曰宜作帝典一篇述至德令振堯舜之典合  
之心使無極也摘舒奮振罔無也善曰言宜命賢  
智作帝典一篇是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  
世常戴巍巍履栗栗濟曰今萬世之後常戴荷巍巍高大  
之德履其謹敬之道也栗栗謹也敬

善曰巍巍高大也已見臭許馨香含甘實向曰令天下常  
上尚書曰栗栗危懼臭又馨香含甘實臭聞馨香之譽  
含甘美之實德善曰言明德  
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舍之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  
正聲善曰鏡鑒也聆聽也言天下調謠清和之則百工伊  
凝庶績越熙善本作庶績咸喜銑曰工官伊惟凝成庶衆  
庶績咸熙又庶績其荷天衢提地釐善曰尚書曰允釐百工  
地聖以助君之安人也地爲臣道提統也釐理也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  
效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良曰言封禪盛事此天下  
之

典引一首

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  
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

班孟堅

將引堯事以述漢德是命曰典引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教杜矩展隆郤善本作

萌等召詣雲龍門翰曰謂帝召固等六人詣此門善曰

略曰尚書即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隆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小黃門越宣向曰

者門宦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

非邪鏡曰天子令問固等云太史司馬遷贊始皇語中何處有非也寧猶何何臣等對曰善本

字曰此贊賈誼過秦篇向曰司馬遷秦策皇贊中言善本

字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翰曰僅劣也言若劣

佐秦亦未微謂是特無賢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翰曰固對

秦篇為非是也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善本

有將見問意臣具對素聞知狀鏡曰固既有此對天子召

開寤耶七字為非也固又具對本所聞知事非之狀於帝矣素本也詔固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

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至以身陷

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良曰帝言司馬

反微其文譏刺朝廷司馬相如洿行無節濟曰謂私但有

浮華之詞不周於用向曰周至於疾病而遺忠翰曰謂將

天子之德遺其忠跡而死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

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鏡曰言相如以此臣固常伏刻誦

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善本作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

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良曰刻治也聖論云司馬遷



脩春秋褒之事 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

罔極翰曰被學謂為學官也最舊言久也浸深極臣固頓

首善本又有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

不及前人蓋誅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自才朽

容明盛萬分之一濟曰雍容美也言不足以言天子美猶

樂善本無啓發憤懣善本作覽悟童蒙鏡曰樂謂樂光揚

大漢軼聲前世善本作代字良曰軼過也言光揚

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

儀始分烟烟因煜煜於云反翰曰太極混沌氣之初也

蔡邕曰易大極是生兩儀烟烟有沈而與有浮而清向曰與

混沌氣有重濁而沉深為地有浮輕而清為天也蔡邕曰

與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

清者為天沈浮交錯無類混成鏡曰沈浮之氣用交雜衆類混

為天沈浮交錯無類混成鏡曰沈浮之氣用交雜衆類混

氣昇天道浮而氣降外降交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語

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

天地肇命民主五德初起鏡曰肇始也五德謂五行也言

也蔡邕曰民主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

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

終於水則同于草昧玄混之中翰曰天地初間至理無名

復始也同于草昧玄混之中之君則同經于草創其昧

玄混之中蔡邕曰易曰踰繩越契寂寥而亡無詔者系不

得而綴也連綴也詔言也蔡邕曰言結繩書契已往其前



寂漠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厥有氏號絕天闡繹亦莫不

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復乎其書猶可善本無得而

脩也向曰其有各氏號令之君紹繼天下開治萬物者莫

可得脩始也闡謂也繹治也復遠也蔡邕曰所依為氏也

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

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

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大地開道人事

字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翰曰亞次也言次此太昊

則難可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

綽善本作絕字者莫崇乎陶唐銑曰替考乾天降下也龍翼謂

陶唐堯也言上考天道則下承龍飛利物之道則明著於

典謨以為百王之首高大寬遠者莫崇於堯也善曰翼

法也音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陶唐合胤

龍法龍圖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德冠帝位

而禪有虞虞善本作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

股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將授漢劉翰曰堯位不授其子

而讓禹稷契佐治能廣堯事夏氏之後遠成湯之業湯復

遠成武王之祚夏殷周悉有至德股肱備也則堯之道廣

知舜禹賢聖之資以至於此而天乃歸功於堯將授漢命

以為天子也熙廣載事越遠也元首謂堯也蔡邕曰天有

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王四臣已偏

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

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

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

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騶叔奔晉其

後士會奔秦而後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

堯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

災孽懸象闡而恒文率彝倫敷而舊章缺向曰俾使也三

季謂夏殷周之

未也言使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值元龍悔窮之災日月暗

昧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矣而漢能脩之

二



易云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懸象恒文日月星也  
尋常倫理數敗也舊章占書也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  
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善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左  
氏傳曰季相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故先命玄  
聖使綴學立制銑曰言漢室既興先命習玄聖之教者使綴於學數立其制度補其缺治其亂  
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王  
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立制命帝郊行也  
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善本作詰助迪善本作詰向曰宏大亮舉表立相  
宗贊揚前古以蹈聖哲之跡謂聖王之道蔡邕曰相助也  
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  
顯助祖宗揚明其蹈詰之德備哉燦爛真聖善本作神字明之式善本有也  
有道既備燦爛然其有文章也式法也雖皇變衡且密勿之輔比茲善本無  
編矣銑曰臯陶夔堯臣也衡謂伊尹也且謂周公也密勿  
備矣備倪也編小也言古道之興皆由孔子神明之法式

則雖臯陶之徒備倪同心為之輔佐功成德廣是以高光  
比此亦小也蔡邕曰茲孔子也善同銑注  
二聖辰善本作宸字居其域銑曰高祖光武二君如北辰居其  
蔡邕同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向曰天命既至則候時而  
下文明而人利見之似龍躍於淵自試也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  
卦九四云或躍在淵自試也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  
于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銑曰拊翼未舉欲海內雲蒸  
雷動電燦必搖友良曰威靈也胡縊一莽分上善本作尚不泄其  
誅向曰高光二聖威靈之盛故胡亥死而王莽誅分散謂  
身首相離也言天子亦不臨而殺之者皆已自誅縊而  
死泄臨也蔡邕曰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  
所為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為太  
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閹樂誅二世  
二世自殺僕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宜平城門  
入賊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  
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



人裂然後欽若上下恭輯善本作群后正位度宗敬若順

也敬順天地之義集其諸侯正位而就其尊號也謂即天子位也羣后諸侯也度就宗尊曰蔡邕曰度居也宗尊也

言二王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王位若尊也善曰易曰君子正位疑命有于德

不怠嗣善本念作台淵楊之讓翰曰二聖既除暴亂諸侯推而尊之乃將讓于有德

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王之列此深美之讓也善曰尚書曰舜讓

于德不嗣漢書音義廉號師矢敦奮揚之容銑曰廉無師衆矢陳敦勉

也言二聖取天下無號令兵衆陳列勉勞奮擊指揚之容也蓋以威德自定也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歸衆

詩曰矢於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歸衆蓋以膺陳兵誥誓勤勉秉旄奮麾之容揚與麾音義同

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向曰言當天心之正理以膺天命授堯堯能讓歸功之運

也言堯允恭克讓漢受其福也善曰蓄炎上之烈精蘊孔

佐之弘陳云爾翰曰蓄蘊皆積也言漢德之盛如火炎上

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孔佐即

孔子也能表相洋洋乎若德良曰洋洋美帝者之上儀誥

誓所不及已濟曰誥誓謂尚書也言漢帝之儀則尚書所載亦不及也蔡邕曰本事曰誥我事曰誓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贖責可探也銑曰鋪布也言布觀

其幽深之跡亦可探究也洪大纖細也贖幽深也善曰探贖見文賦並開迹於

一簣善本作同受侯甸之所善本無服亦世勤民以方伯

統牧翰曰湯及文王累世開迹自於卑微如起一簣之土

長統養百姓也簣土籠也侯甸諸侯之國也伯長牧養也

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

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曰雖覆一匱相



黎崇之不恪向曰湯文二王皆承夏殷之盛用討不敬也

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

國一也至太王為戎狄所逼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殷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也天子所居曰華夏京大

有其二以服事殷解朝曰四分五割並爲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

王自北面臣位用虎龍之兵攻滅桀紂以外天子之位也  
螭龍也言其兵猛如虎威如龍也師兵也革改也天呂天

1

大正

子之邑也。蔡邕曰：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

離徐廣曰離音義訓並與螭字同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

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銑曰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

之道也孔子聽武王樂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延陵季子

聘魯勸湯桀無大言曰聖人不弑桀也護  
以臣伐若也不其然與猶豈不如此蔡邕曰武周樂也護

殷樂也。孔子曰：「龍盡美矣。」又曰：「盡善也。」詩云：「盡美矣，又盡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

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惠復耶方如  
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亦猶於  
穆猗邠翕純

遷九鼎于維維邑維義義土義猶猶與與邦邦之之中中

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噉如也繹如也於穆猗那皆以崇

嚴祖考殷薦宗配帝所向曰嚴敬殷厚薦進宗尊帝天也言所以崇敬祖考厚進馨香尊配享於



上天也 善曰易曰先王作樂 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曰

崇德殷薦於上帝以配祖考 越於也蔡邕曰對答也 善曰毛 烏奔乎千載豈不克自

神明哉 向曰烏長奔盛克能也自猶事也言所以長盛千 載者豈不由能事鬼神哉蔡邕曰烏奔光耀流行

貌 善曰言二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誕略 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誕略

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 善曰有耳字 銑曰 誕大明明淪變也言

大略有古之常道審言行於禮樂篇籍光其文藻明而不 變 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畧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

光藻明而不變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 言無殊功也

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向曰矧況也泝上也況我大漢以堯 禹而作為殷周矣謂舜禹堯臣也契湯之先祖亦事堯也

稷周之祖亦堯臣也故如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而成 也甄陶謂以土燒器也蔡邕曰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

育禹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模範也 善曰甄陶已見上

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 良曰緝熙明也蔡邕 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

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 善曰 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向日言天

王宜重光緝熙已見上文 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向日言天 日照天下也六幽謂天地四

方幽遠之處蔡邕同向注 仁風翔于 善本作 海表威靈 行乎鬼區 銑曰區方也鬼方蠻夷遠國也蔡邕曰鬼區絕

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覃及 愚 善本作 亡 回而不泯微 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 愚 善本作 亡 無

胡瑣 善本作 而不願 齊曰邪惡者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 瑣字 而不願 齊曰邪惡者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

也 善曰願養也何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 細而不養言皆養也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

良曰三才天地人也昭明登成績功也言明定三才明成 其功非堯不能興也蔡邕曰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

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 善曰 鋪聞遺策 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鋪聞遺策

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 善曰 鋪聞遺策 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鋪聞遺策



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翰曰鋪布也遺策謂古之典策有所闕遺者也在下之訓謂政

教流訓於下也言布脩古者闕遺之使策聞於天下政教

策聖德在下之訓非漢不能弘其道毛謂曰明明在下至於經

緯乾坤出入三光其出入經緯猶政治也三光日月星也使其

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胸臆側匿盈縮之異也

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

載地絃宇宙外運渾元內霑毫善本作芒造化之外則運行

而章三光也外運渾元內霑毫善本作芒造化之外則運行

渥恩霑於微細也渾元造化之氣毫芒物之微細也善

曰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於豪芒言巨細咸

被性類脩循善本作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物謂萬物也亨

通也言物得所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

王榮鏡宇宙尊亡與元良曰帝世謂與堯繼世也翰曰

德臣謂有德之臣也列辟謂百官

也功君謂有功之君也百王謂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榮

名鏡照宇宙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帝王無與敵者元

敵也善曰言漢之德能戈古之列辟其功乃始慶輩勞

又為百王之君也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乃始慶輩勞

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向曰度敬也輩勞也

謹敬勞謙戒慎自貶其成功之議自抑其安定之理不敢

論制作封禪之事言至謙也蔡邕曰輩亦勞也善曰易

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至於遷正黜

二日萬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至於遷正黜

色賓監平之事渙揚寓內銑曰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

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客禮之所以敬視此二代之禮

樂也則禮樂渙然盛揚於天下也監視也寓內天下也蔡

邕曰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

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

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



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勢髣雖云優慎無乃憊  
死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人善本而進曰向曰言禮官

帝道三公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也三事三公也寮官  
僉皆也蔡邕曰慎而無禮則憊善曰優謂優游也尚書

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向曰

之則俯蹈宗軌銑曰俯下也世宗武躬奉天經良曰孝者

言天子身行孝道善曰惇敦睦辨章之化洽翰曰惇厚九

辨章服其化已洽矣善曰尚書曰惇叙九巡靖黎蒸懷

族九族既睦睦平章百姓善曰尚書曰惇叙九巡靖黎蒸懷

保鰥寡之惠浹祖頰反濟曰巡謀天下衆庶之人懷安

也保養也善曰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燔元瘞懸

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燔元瘞懸

善本作沈肅祗群神之禮備向曰此言祭天地山川也肅

縣字

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銑曰

山曰皮縣祭川曰浮沈

鳳也言感天子之德乃與常鳥之族集於闕下觀魏皆闕

也蔡邕曰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善曰尚書曰鳳皇來

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良曰

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

麟也乃與常獸之類順於外囿之中馴順也毛謂獸也養

獸之處曰囿蔡邕曰視明禮修則麒麟來應善曰廣雅

日麒麟狼題肉角家語子夏曰擾縹文皓質於郊翰曰擾

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縹白也郭外曰郊此謂騶虞瑞獸黑文白質也外黃輝采

蔡邕曰思睿信立則白虎擾善曰騶虞也外黃輝采

麟於沼濟曰此謂黃龍也天子有至德則黃龍見蔡邕曰

聽德知正則黃龍見善曰禮記曰龜龍在宮沼

甘露宵零於豐草銑曰宵夜豐盛也蔡邕曰德至天則甘

露降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

草三足軒翥於茂樹向曰三足鳥也軒飛兒翥飛也蔡邕

向曰三足鳥也軒飛兒翥飛也蔡邕

楚辭曰鸞鳥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

軒翥而翔飛



瑞者朝夕坰牧

良曰圖諫皆圖書之類也言祥瑞朝夕見於坰牧也林外曰坰郊外曰牧蔡邕曰天子

子裏

日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

翰曰日月之下邦也瑞生於帝都洋溢於遠國也方州

之瑞也也洋溢言多也要荒遠國也

昔周

善本無姬有素

雉朱鳥玄秬黃粳

莫侯之事耳

向曰昔周成之時有白雉赤鳥火流為鳥也已見上毛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爾雅

瑞也秬黍粳麥也善曰素雉白雉也已見東都主人朱

鳥火流為鳥也已見上毛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爾雅

我嘉粳薛君曰粳大麥也

臣喜悅其嘉瑞故

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向曰皆盛多兒也善曰濟濟翼翼已

見上毛詩曰

蓋用昭明黃畏承聿懷之福

濟曰黃敬事脩懷安也言嘉此

奉璋峨峨

瑞者蓋用昭明鬼神之感敬畏上天之命奉脩先王之美

安於兆人以成多福故作封禪蔡邕曰毛詩曰昭事上帝

事懷多福

尚書曰嚴襲寅畏亦以寵靈文武貽宴

善本作燕字後昆覆以

尚書曰嚴襲寅畏

亦以寵靈文武貽宴

善本作燕字後昆覆以

懿鑠

良曰又益神靈於文武二王遺安後嗣覆以美盛之德也寵益貽遺宴安昆嗣懿美鑠盛也善曰左氏

傳遠啟疆曰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後昆

豈其為身專

專字上有辭也

向曰成王所以封禪者豈為其身而

若然

受之亦宜勤恁

而旅力以充厥道

向曰若如此受命之事漢亦宜勤思陳力以受

封禪之事以充美祖考之道也恁

啟恭館之金騰御東序

思旅陳也蔡邕曰恁思也旅陳也

之秘寶以流其占

向曰啟開也恭館置金騰之所也金騰周父請命之書藏之於曆絨之以金書

云天球河圖在東序東序東廂也秘寶則河圖也此二物皆可以占驗受命之事故開而進之以流傳其占也蔡邕

曰恭館宗廟金騰之所在東序牆也尚書曰顯項河圖維書在東序流演也雜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

驗夫圖書亮章天哲也

翰曰亮信章明哲智也言圖書者所以示信天命以明賢哲之道也

蔡邕曰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孔繇先命聖乎也



孔子之道先王教命聖人信而行之也孔謂孔子也繇體

道孚信也蔡邕曰繇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

行德本正性也蔡邕曰體行正性習堯逢吉丁辰景命也

良曰丁當也景明也言逢其吉瑞當於嘉辰此王者之順

命以創制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因定以和

神向曰因天下治定以和鬼神以事答三靈之蕃煩祉展

放唐之明文翰曰封禪者所以答天地人也蕃多祉福展廣也

放唐謂堯也善曰三靈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茲事體

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向曰此事體大而信寤寐之間次

言此事體大式弘大信能寤寐次於聖上瞻前顧後善本

之心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瞻前顧後無此

句豈蔑清廟憚勅天善本有乎翰曰言天子可以瞻前顧

宗廟以開洪業以示萬代豈復輕祖而難告天者乎蔑輕

也清廟祖考廟也憚難勅告也蔡邕曰蔑慙也善曰毛

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

有四人向曰伊惟也遂古上古也降下戾至爰於也此謂

四人也蔡邕曰戾至也善曰楚辭曰遂古之初有不俾

誰傳道之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又加之二漢有不俾

而假素罔光慶善本作而遺章不使封禪而假勒素牒無

大慶之瑞亦妄遺跡於舊傳俾使罔無光大章也謂書傳

也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

告之以光明之今有其字如台而獨闕也良曰自封

有如我天子之德者我安可獨闕於此禮也善是時聖上

曰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固已作善本垂精游神苞舉藝文濟曰將脩屢訪羣儒俞

作論咨故老然納封禪之事謀於故老問以可否與之斟



酌道德之淵源善本作覈仁義善本作之林藪以望

元符之臻焉向曰斟酌飲也餽覈食也言與羣儒故老求

亦如飲食以求其醉飽也餽肉也覈木實也臻至也蔡邕

日斟酌飲也者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木實也臻至也蔡邕

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誼

也詩曰洞酌彼行既感群石之謹辭又悉善本有五絲

之碩愿矣碩大也言威百官之正辭知其可以也又盡卜

者之大愿以知吉也蔡邕曰謹當也經常也縣占也王若

巡狩預十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

下已舉五卜之將伾蒲萌切善萬嗣揚洪輝奮景炎翰曰

占而習吉也洪人輝光奮振景明炎盛也言將使萬出揚漢德之大光

振大漢之明盛也蔡邕曰揚奮皆振布之意也善曰絳

使也絳與絳古字通也扇遺風播芳烈良曰扇動播久而逾善本作

新用而不竭翰曰德利於人而人不厭故雖久汪汪乎丕

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濟曰汪汪

大律法疇誰亘終也言其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立大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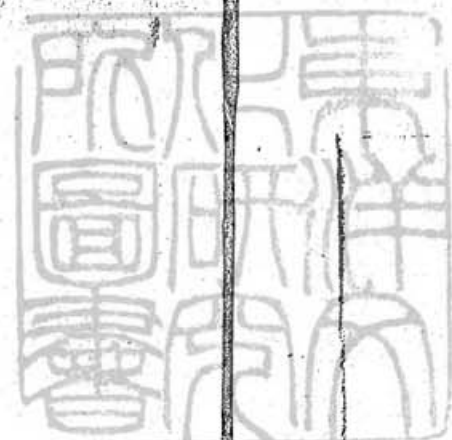
其誰能知其深極之理言不可測也良曰唐堯皇大也

再言之美之甚也蔡邕曰言誰能竟

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第四十八 終







所蔵  
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